

9100.6594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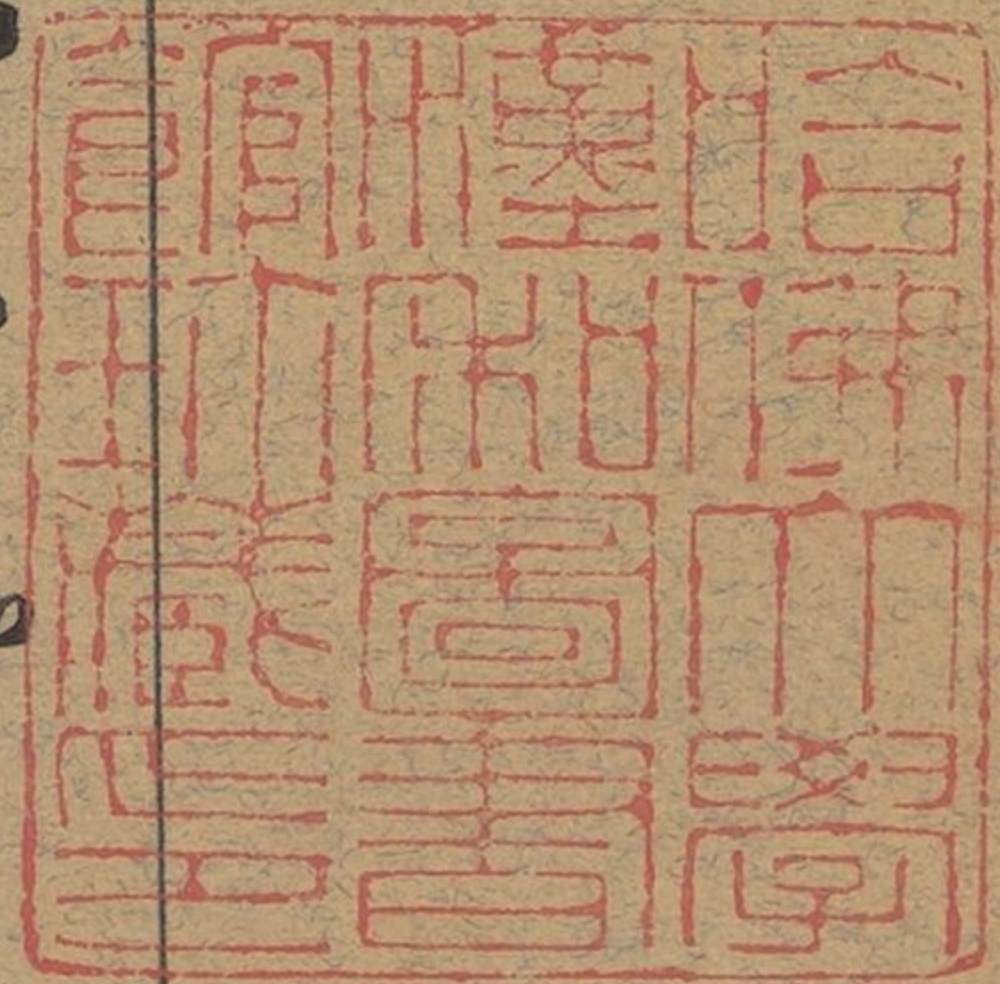
國粹叢書第二集

歸元恭文續鈔

上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國學保存會印行



歸玄恭先先生像



歸玄恭先先生像



元恭公文續鈔叙

元恭公所著書曰恒軒文集十二卷曰詩集十卷曰元恭文鈔七卷曰尺牘

一卷文鈔七卷爲太倉季菘耘先生錫疇同邑張口口先生大鏞所序刊板

燬於兵而世亦少藏本此册若干文係七卷刊成後菘耘先生得自楊芸士

先生家錄藏姚少筠先生處面有識語迺者從兄雲麟先生鍾麒從一故家

得之謀壽梨棗會病卒未果乙巳夏叔父自紹郡歸侍祖母疾間語及此大

人命余兄弟編第卷次會祖母卒而余亦至金陵又不果去年冬藏書室遭

祝融災所燬各家著述不下二百餘種此册與震川公已刻未刻集宮詹公

集于吉公墨蹟因皮於雲在閣爲大人不時瀏觀故獨存於是歎先人之靈

爽實式憑焉新春無事整理殘編爰與家弟輩重理是册仍編七卷名曰續

鈔編第不得季刻本不知其例儼如震川公集末附雜著一卷隨筆二十四則他日倘詩文

集覓得彙而刻之庶幾全豹也時余又將有金陵之行倚裝記此光緒丁未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元宵後四日海禺裔孫曾祁謹叙于惠我琴書室

此既刻元恭文鈔後復從海甯楊芸士明經借得所藏舊本鈔出擬欲補刻而無人應者也遭亂離此本復恐散佚今敬託世交至好姚子少筠珍藏之將來有人能選而刻之幸甚幸甚崧崧記

此記為太倉季崧崧先生錫疇所作自書于卷面者所云姚子少筠名鶴年有名號二印章印于虞山先哲圖序下楊芸士明經未知何名俟攷丁未六月海禺裔孫曾祁謹記

夫世穆神三廟間海內古文家為最盛而玉峯歸太僕先生其最也太僕之為文粹於理豪於氣不斤斤剽拾秦漢以來緒餘而獨出其性靈才識以推擴塵氛而磅礴上下是時婁東弇州氏操衡文柄四五十年於當世少所許可而晚年論定輒自以為不及太僕以弇州之生平必不肯妄自貶損以苟諛人而其所稱乃若是又數十年而虞山牧齋氏操衡文柄不下弇州其於

三百年間能文之家慮無不抉摘其得失而鈎剔其瑕類獨以弇州之推太僕為然海內之傳述其說而願俎豆太僕者無異詞然而旁搜極覽卒未有繼太僕其人者何則其理駁其氣靡也夫文章者天地鬼神之所吝惜也故予之以名以斬其福文如太僕年不過中壽位不過郎官頗遭謠詠坎壈終身固已贏於名而縮於福矣太僕之曾孫立恭乃今復以文特名年幾五十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而藉文以餬其口又往往遭謗意者天斬之福以成其名宜乎立恭之文之繼太僕而起也太僕歿後有季思先生為之子

曾禕案季

思公諱子慕

渾庵公之弟文休先生為之孫而立恭為之曾孫以天地鬼神所吝惜之

物而鍾之四世歸氏之福亦厚矣立恭其母以困阨為斬我也且立恭之文固所謂粹於理而豪於氣者余嘗以後進旅謁虞山頗賞余與潘子力田之為今樂府若序因屈指東南古文家曰老夫髦矣所見如歸子立恭顧子石戶王子玠石者乃今又得二子虞山之於文三百年間少所許可何況當世

而前推太僕後舉玄恭吾黨當以此信玄恭玄恭其亦可以自信矣玄恭石戶皆與予稱肺腑交獨恨不識玠石耳然東南古文家不啻數十百而虞山所舉三家玉峯居其二焉嗚呼盛哉

右序係明吳江吳赤溟先生炎所作冠于恒軒文集文集不可得茲從先生集中錄出即爲此編之序明知其不可然其言粹於理豪於氣則元恭公之文集文鈔與此編夫固一以貫之初無有二也故錄之海隅裔孫曾禕謹記

傳

公姓歸諱莊字元恭號恒軒崑山人昌世第四子爲人豪邁尙氣節年十四補諸生縱覽六藝百家之書尤精司馬兵法旣遭家難遂棄儒冠浪迹江湖間常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弔古今輒大哭見者驚怪而公不顧也與顧炎武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詩仿香山劍南而豪逸過之善擘窠大字及狂艸墨竹醉後揮灑旁若無人年六十卒太倉張應麟贊曰艸聖張顛酒狂阮藉野服終身嗜奇成癖

事略

歸莊字玄恭崑山人太僕震川之曾孫也遊錢宗伯門下常遊虞山能詩文善書畫竹石清疏可愛宗伯愛其艸書以為絕倫嗜酒落拓不事生產所至談笑風生傾其座客晚年彙刻太僕全集未就而卒士林咸惜之

常熟錢氏志入流寓

歸莊字元恭有光曾孫文詞書畫奄有衆長為人疏宕激昂酒酣以往旁若無人時來虞山見者指為名民遺獻莫不避影下之

常熟陳氏志入流寓

歸恒軒莊好奇世目為狂生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鄉黨傳之謂可入啟顏錄其名字屢更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恒軒其別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

朱彝尊人詩話

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其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嘗署其門云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鉤

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類此時人呼為歸痴云 王應奎柳南隨筆

歸莊墨竹入神品工詩酒後悲歌旁若無人甲申後野服終身談忠義者以莊為歸與顧炎武善以博雅獨行推許俱不諧於俗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

雖厚餽之弗納 崑新合志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為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為謔翁或以為道隱或以為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于恒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水之間未有得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元恭少入復社于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艸諸體嘗題其叢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

府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遂得免書

淫墨癖竟以狎狂終身 鄞縣全祖望紹衣題歸恆軒萬古愁曲子

崑山歸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于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隣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皮於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觚賸續編

歸玄恭先生自乙卯後更名祚明亦號普明頭陀嘗僧裝亡命後乃廬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亭林先生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稱康熙癸丑先生卒時亭林在山左設祭於章邱桑家莊有哭歸

峴士詩四首其次章云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
生耽一壺酒殉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先生志節可槩見矣川練

名人
畫像

余在金陵花牌樓骨董鋪見有斗方二裝成立軸懸于素壁一墨竹一墨梅
墨梅係金吉金先生手筆墨竹則臨風瀟灑有不可一世之概紙紋甚闊知
非乾嘉以後物歎書歸妹戲墨圖章曰懸弓噫此我先人元恭公之遺墨也
公之遺墨不多見所著書如恒軒文集元恭文鈔詩集等既經兵燹世少藏
本惟寫本文二冊詩二冊前年從兄天石從一故家得之今藏余家而此畫
索價甚昂謹觀而已記得丙申冬余過吳墅吳鈞石家見有文休公艸書欲
以震川公集相易未成近家弟來書言叔父在山陰道上新得文休公墨竹
異日還家出而相賞使得復睹先人遺蹟固可珍也海禺裔孫曾祿
先緒丁未秋八月海禺裔孫曾祿謹錄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目錄

崑山歸 莊著

海禺裔孫 兆錢 較訂
順德鄧 實 刊行

卷之一序 辨說

虞山先哲圖序

王阮亭憶洞庭詩序

王太沖蕉雨亭詩序

王周臣古文序

王異公詩序

王懌民詩序

眉照上人詩序

博士張先生陞任送行詩序

袁重其字序

歷代遺民錄序

吳余常詩稿序

許更生詩序

蔣路然詩序

合刻遊洞庭詩序

顧天石詩序

顧伊人詩序

春帆草序

惟極上人偈餘集序

玉山詩集序

陸定爾集句序

郭生不厲艸序

武王觀兵辨

謝壽詩說

名子說

筆耕說

雜說

卷之二 雜文 題跋

書邱義龍事

書黃周星事

書義盜事

記蔡昂事

書或人所作袁應泰傳後

書朱氏彙錄諸文後

書東坡先生賦後

書葛家板史記後

書虎邱詩卷後

書寫照曾君扇

跋陸孝子傳

跋姜給諫扁額後

跋王氏祠額後

跋千字文

跋登樓賦

跋鶴譜

題方南公竹卷

題石明上人卷

跋余肅敏公家書

為王勤中題先君竹卷

題龔德章攝祀議後

題吳郡名賢小紀

跋自書蘭亭序

題鄧生冊子

跋董氏字

跋金孝章墨梅

題墨竹為吳鹿友相公二首

題墨竹贈湖東釣隱張月鹿

題荷鋤圖

題王丹麓聽松圖

跋睢陽五老圖

題沈石田大椿圖

跋徐昭法臨曹娥碑

重刻先太僕府君論策跋

題子靜冊頁後

跋先君贈沈翁詩

書千佛偈跋

跋黃蘊生書卷

跋王氏注哀江南賦

題黃頊傳詠物詩

卷之三書 小簡

上錢牧齋先生書

上吳鹿友閣老書

荅梁公狄

與史子虛先生

與兄子玠

與丘顯若書

與顧寧人書

與張十翰林書

上史閣學書

與潘用微先生書

與吳修齡書

辭提學僉事給扁揭帖

上城隍神書

與紅雲

與杜于皇

與大鴻

與集勳

與某叔祖

與朱宗遠

與葛瑞五

答翁季霖書

與侯研德四首

與侯大年十三首

與侯彥舟

卷之四贈送序 壽序

送葉子吉太史北上序

送舊太倉知州錢侯序

送筇在禪師之餘姚序

贈小兒醫王君序

贈崇眞甫序

自壽文

天長司諭張先生六十壽序

族母陳節婦六十壽序

陳翁八十壽序

丁九貢先生七十壽序

朱珩璧六十壽序

王奉常煙客先生七十壽序

大叅驛傳道羅公壽序

甘茂叔六十壽序

族祖元祉暨陳碩人雙壽序

孫穉均七十壽序

曹翁壽詩序

翁母葉太孺人壽序

吳梅村先生六十壽序

鄭母張夫人七十壽序

陳節婦歸孺人五十壽序

翁夫人六十壽序

卷之五記

遊林屋洞記

善人周君旌獎記

敬亭山房記

看桂花記

五遊西湖記

傳硯齋記

謝鷗艸堂記

周氏一門節孝記

太倉顧氏宅記

就閒堂記

已齋記

重脩天長縣學記

重建南翔寺觀音殿記

卷之六行述 傳

先妣行述

歸太孺人行述

張鶴民傳

陸翁家傳

路中書家傳

吳忠節公傳

吳孺人家傳

姚文毅公傳

朱少師傳

卷之七箴 贊 祭文 引 疏

恒軒箴

蔣路然遺像贊

施節婦贊

先兄司諱君像贊

王大癡像贊

吳翁遺像贊

沈翁遺像贊

孫昭令像贊

翁君家像贊

許星瑞像贊

錢巖燭像贊

王元珠先生像贊

顧玉書儒道僧服三像贊

錢梅仙像贊

尤展成像贊

袁節母像贊

祭陸孝子鍾烈婦文

冬至祭祖文

祭楊子常文

祭錢牧齋先生文

祭葉崙生文

祭族父元卿文

祭少司寇春陽族祖暨三淑人文

祭吳母王夫人文

祈雨告府城隍神文

重建五聖廟門引

周巷渡建木橋募緣疏

附

雜著一卷

告柏
聞詛

狼噬麟
叙過

誅邪鬼
難壬

隨筆二十四則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一

虞山先哲圖序

哈爾濱大學
順德鄧實校錄
和
書館珍藏印

長洲張永暉善寫真嘗繪吳中先哲數十百人裝成數冊余爲之序而病其稍濫虞山王兆吉先生見之頗然其言因令永暉圖其本邑先哲擇取頗嚴三百年中得三十四人各書歷官行事於圖之左而藏于家辛亥九月偶過虞山訪先生先生年垂八十從者掖而出坐定以圖相示而屬序之夫圖其人之形貌所以使後之人仰止而則效之也苟有濫及則仰止意衰何則儻之可言即圖中之賢者亦寧肯與噲等爲伍耶今此圖自黃給事以至瞿臨桂此三十餘人者或以節義或以事功或以文學孝友清望要皆卓然偉人高者名垂國史次亦士林所宗觀其容肅然而不敢褻誰不思砥礪而興起者故且所圖者不惟其貴惟其賢處士小官學行有聞則備列焉而顯赫彰著者或不得與使人知所勸懲庶幾艸莽之士有以自奮而有位者或不敢

犖然行其恣睢之心先生此舉有補于鄉里後進不小也先生又嘗建先祠于山城翠微之間別建始祖之廟于墓側邀余書額榱桷爛然松楸無恙觀者皆有水源木本之思焉余嘗歎吾吳中風俗日以媮薄而虞山爲甚如匍匐之救變爲伐喪斬板之封粲然采服桑中之期中菁之言恬不爲怪此則他州邑之所無也使尊祖敬宗尙賢崇德如先生者登卿相之位得行其志豈不能移風易俗哉惜乎位不配德而以郎署老也韓昌黎美楊少尹以爲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吾知先生百年之後其必登于此圖也十一月月初旬寓嘉定晨起書

王阮亭憶洞庭詩序

憶洞庭詩者揚州法曹王貽上先生和李退菴侍郎及諸名士之作也嘗聞洞庭湖周八百里君山浮水面樓閣橫空波濤蹴天暮靄朝暎風帆沙鳥奇勝不可名狀李公嘗駐節楚中其憶也蓋舊遊也王先生以齊產宦廣陵其

于洞庭馬跡屐齒有所未遑其憶也蓋夢遊也余讀太史公自序二十而遊江淮上會稽浮沅湘涉汶泗杜子美壯遊詩入吳渡淞放蕩齊趙故知二公之文章得江山之助爲多余讀先生全集自燕齊以至淮南江左名勝古蹟六年之中題詠殆遍不以簿書鞅掌損其勝情詩之才調風格又壓等輩而躡古人他日擁傳按節倘在楚地得果洞庭之緣知必更有驚人之作與吳楚乾坤之句爭雄千古唱和之集特爲之先導也矣韓昌黎羨滕王閣之勝未得遊先爲人作記余吳人去洞庭絕遠無緣得至于吾友盛子珍示之索序也而樂爲之書

王太沖蕉雨亭詩序

吾友呼德下奇士也善屬詩古文詞有勝情去年與余同出門余臥病江臯未還德下則已陟華山之巔窮探奇勝又歷燕臺山左登岱嶽而歸矣德下有弟子曰王太沖太沖恂恂粥粥如不勝衣素多病弱冠遂棄去舉子業彈

琴賦詩以自娛一日出其所著蕉雨亭詩請序之余覽其詩大約清新澹遠多大雅之音近和余病中雜詩能不爲險韻所窘其于古之作者殆已窺其堂嚙其齋矣太冲亦好遊嘗至西湖樂其風景欣然忘歸余屢至西湖多值秋冬蕭颯之時而太冲之遊正及春夏于煙雲峯岫獨見其淡冶之容蒼翠之色而六橋桃柳夾岸芙蕖與夫畫舫銀鞍冶郎遊女凡山川物色之明秀佳麗無不入其奇懷供其綵筆宜其學詩未久而名章迴句遂能驚人也聞秋深將復與其兄魯山携詩卷琴囊而往詩思與遊屐俱深吾安能測其所至哉魯山善丹青德下游華山歸有紀遊詩魯山按其詩叅以舊本作華山圖十餘紙皆可觀近亦學爲詩兄弟相倡和蓋尤足樂云

王周臣古文序

文章之有刻本必其文果足以式當時垂後世于是子孫門人後學刻而傳之若自刻文集非古也韓退之極自矜其文其獻先達寄友朋皆用鈔寫未

嘗有刻後之人矜高自喜朝屬艸而暮鐫於板君子病其好名然刻亦有辨矜高自喜以求名不可也將請正於當世之文人學士求其評論以有益於己不勝其繕寫而刻之以便于流傳無不可也東倉王周臣刻其所著古文辭一編屬余序之以余之固陋無聞而周臣猶不耻下問其爲虛懷以就正當世而非自喜求名可知也周臣承相國太史之後學有淵源爲人方正特立無紈袴之習窮年矻矻于書卷之中家多藏書足以供其披覽是以發爲文章勁正磊落犖然不群自弇州先生以盛名奔走天下數十百年來爲古文者多宗之周臣生于其鄉獨不能逐時趨沈酣于唐宋名家超絕之見尤不易及而又不自滿假求進不已吾見其文之月異而歲不同足以式當時垂後世無疑也抑不惟文而已歐陽公有云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不溺于驕榮佚樂之習在君子猶或難之學行才能足以高人而不矜不伐進而

不止此雖聖人猶以爲難也跡周臣之爲人豈非歐公之所謂尤難者歟吾知其學與文俱進不可量也余陋巷之子少而失學長而無成頽惰委靡鞭策不前以視周臣良多媿矣顧不辭而序其文以自勵也

王異公詩序

詩之道難言矣唐以詩取士宜有定格然觀其風調不能無初盛中晚之異後世不以詩取士士大夫不必皆工詩惟能者始以詩名于世于是文人才士各宗一派爭持一說大抵厭常者取立異後起者排前人終無定論近世錢宗伯始爲之除榛莽塞徑竇然後詩家始知趨于正道還之大雅而吳司成又慮其矯枉過正復從而折衷之後之論詩者不能易也吾友王異公素以詩鳴蓋以過人之才承相國太史之家學又嘗聞宗伯司成之論于是下筆千言珠璣錯落五言長篇有類白太傅七律時似劉隨州七古綺麗流美往往欲入初唐于所謂各宗一派爭持一說者殆有其長而無其病居然風

雅名家矣昌黎廬陵之論詩以爲窮而後工蓋不獨孟東野蘇子美輩爲然其言至今而尤驗頗怪異公以紈袴子弟有良田美宅何緣得工于詩近寓婁東始知異公于諸昆弟中最貧而居家復多不自得者乃知異公工詩之所繇來也雖然余于家庭亦多憾而窮又百倍于異公宜詩有過人者乃詞拙而格卑入宋人風調人皆以劍南相擬余視異公方懷愧而敢爲之叙蓋承命再三而不得辭云爾

王懌民詩序

三百年來吾郡之爲宰輔者九人其後人之才名蔚起能世其家者首推王文肅公家懌民以文肅爲之曾祖太史爲之祖太常爲之父淵源既遠于是諸昆弟競爽爭鳴有八桂五桂之日余嘗序其兄周臣之古文異公之詩矣懌民先是與弟虹友有合刻詩錢宗伯序之茲復以新稿屬余序余覽之七言近體居多今之爲七律者率尙浮聲縟采不知有氣格不復論風旨故近

世詩學之壞七律爲尤甚懌民之詩有磊落邁往之氣多慷慨之辭似不屑屑于尋行數墨者此其所以遠勝于人也錢宗伯稱太史爲詩落筆數千言已而多所持擇精制科之業講經世之務以二者之餘力爲詩故其詩不足以盡太史懌民讀書好古又方爲進士業未必專志求工于詩而詩固已度越時流駸駸繩乃祖之武矣苟能問津于漢魏肆力于李杜三唐吾安能測其所至哉余爲詩二十餘年而猶不能工明知作詩之難故于懌民之詩欣賞之餘終不欲以目前定之蓋有厚期云爾

眉照上人詩序

情與景合而有詩廊廟有廊廟之情景江湖有江湖之情景緇衣黃冠有緇衣黃冠之情景情真景真從而形之詠歌其詞必工如舍現在之情景而別取目之所未嘗接意之所不相關者以爲能脫本色是相率而爲僞也昔人謂僧人詩忌蔬筍氣然則達官之詩必忌臺閣氣隱士之詩必忌山林氣而

後可豈通論哉眉照上人閒靜雅澹凝塵滿席又能不溺于彼家竹籬乾矢之說案頭多置儒家書意有所得輒形于詩詩之閒靜雅澹亦似其人至其佳句如寄友詩雙扉久閉雲能護一榻高懸塵自生買山詩鶴去每驚松落子雲來時訝石生衣遊山詩岐路每從樵子問春光不放野人閑秋日詩滿沼白蘋經雨長半窻黃葉受風多梅花詩十里寒香白到門又笛裡吹殘月落時皆灑然出塵蓋不求脫本色卒不得以蔬筍氣病之也歐陽公嘗序秘演之詩蘇長公嘗序惠勤之詩二人之詩名遂著愧余之文不足以重眉照顧眉照之詩自足以有聞于世無藉于序者特以不能漫塞其請云爾

博士張先生陞任送行詩序

莊十餘年來擲去儒冠多居山中學博士之來吾邑者或終其任不識面惟廣德張先生至以詞翰相與還往故雖不爲諸生仍用師弟子之稱而先生則接之以賓友時時召至快飲酒酣揮翰淋漓先生顧而樂之又謬謂其粗

知文辭時以筆墨見委即他人所撰必與商定之知其好酒而貧不能常得時時餽之余爲鄉里屠沽兒所凌藉先生則庇而直之其好士愛才振窮扶弱多此類不獨于莊一人然也先生任滿遷天長司諭莊首爲詩贈行已而邑之大夫士繼作成卷前此博士去任未有以詩贈行者先生之善于其職宜于人可知也去任之後將以諸贈言付梓人貽書屬莊爲序若將不忘吾邑而永以爲好者菁莪之詩美樂育才曰旣見君子樂且有儀頌宮之詩頌修學校曰載色載笑非怒伊教今先生在頌者六年樂育之澤深矣一旦渡江而北懸隔千里諸士子欲復瞻先生之威儀色笑而不可得有白雲在天龍門不見之嘆乃先生亦復眷眷于吾邑如此何其情之厚也諸士子何日而能忘之又况莊之尤辱先生之顧者哉老氏有言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是編計詩若干首何吾邑之多仁人也莊自媿貧無以贈言又不足以重先生遠命不敢辭姑爲之序云

袁重其字序

吳中有孝子曰袁重其予久聞之而誤以爲伯仲之仲奇怪之奇也已丑冬十一月訪予于虞山出卷軸請贈言見諸公詩文乃知是重其蓋重其名駿長洲管待菴先生取支道林之言字之也古人字序字說必其人請而爲之今袁君所請非爲字也予則曷爲乎序其字也袁君所示卷序一首詩三十餘首且曰如此卷者已得二十有二詩文不下千首傳序跋賦頌樂府歌行古律詩絕句諸體悉備予思有以異之故出于字序也袁君之請非爲字則曷爲也爲其母之節也叩首乞言不遠千里以故得贈言如此之多也故稱孝子也袁君之父泰徵先生以水死母吳碩人撫呱泣之二孤畫荻之事實再見之袁君長遂備書以養恨貧賤不能早致旌典而求表章于當世之文人學士辛勤匍匐不遺餘力善乎其相成也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也臣以忠子以孝婦以節夫人知之士大夫讀書通古今畏名義宜其知所處矣以觀

甲申乙酉之際何其戾也殷仲文褚淵沈約馮道史多稱其儒雅博洽綜其實不識一字若袁君母子初未嘗知書而能守節致孝如此吾謂曹大家左貴嬪子產倚相無以過之蓋所貴乎讀書者不過欲扶植三綱外是末也吾之所以重袁君之母子者此也袁君不能得國家之恩典欲目文人學士之詞章重其母四方之人則不惟重其母而又因以重袁君也管先生之字以重其者固以袁君之能取重于人而人皆重之云爾袁君其善自愛也予故爲序以塞其請

歷代遺民錄序

太史公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又以說難離騷由于囚放古詩皆發憤之作余謂此一身之遭遇愁憤之小者也豈知天下之事愁憤有十此者乎自陵谷變遷士君子之秉大義抱微尚者有鬱積于中而又難于訟言則託之古人以見志此吾友朱九初所以有遺民錄之作也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

齊遺民錄亦始于兩人而其用意則異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爲此前朝之所遺也其叙四皓但載紫芝之歌而削其羽翼太子之事此雖本之涑水其意亦以爲秦之遺民不當復爲漢出也可謂嚴矣遺民之類有三如生于漢朝遭新莽之亂遂終身不仕若逢萌向長者遺民也仕于漢朝而潔身于居攝之後若梅福郭欽蔣詡者遺臣也而既不復仕則亦遺民也孔奮鄧暉郭憲桓榮諸人皆顯于東京矣而亦錄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則亦漢之遺民也徐穉姜肱之倫高士之最著者以不在廢興之際故皆不錄魏晉以下以此類推故遺民之稱視其一時之去就而不繫乎終身之顯晦所以與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謐之傳高士微有不同者也既錄其人備載其行事而其詩文有關於國家之故出處之節者亦附見焉傳贊墓誌祭文文集序及後世史論祠堂記咏史詩亦載一二于本人之後使百世之下因文考行亦尚友之一助也或以金元爲疑夫夷狄

盜賊自古並稱然猶曰在夷狄則進之朱梁篡弒之賊王彥章爲之死歐陽子五代史著爲死節傳之首朱子綱目亦大書死之取其忠于所事也盜賊且然况夷狄之進于中國者乎錄金元遺民亦猶歐陽子朱子之意也嗟乎末世士風瀾倒變革之際託于殷士之裸將管仲之相齊棄舊君如敝屣者何限而艸莽書生謝去儒冠乃取往代之遺民輯錄成書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讀其書者能不掩卷而太息乎九初十年前嘗屬余作序諾而未爲今墓有宿艸矣其子晨借觀見九初無自序于是探作者之意序其大略而歸之九初名子素蘇州嘉定人

吳余常詩稿序

太史公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韓昌黎言愁思之聲要妙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公亦云詩窮而後工故自古詩人之傳者率多逐臣騷客不遇于世之十吾以爲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蓋亦視國家之運焉詩家前稱七

子後稱杜陵後世無其倫比使七子不當建安之多難杜陵不遭天寶以後之亂盜賊群起攘竊割據宗社隳危民生塗炭卽有槩于中未必其能寄托深遠感動人心使讀者流連不已如此也然則士雖才必小不幸而身處阨窮大不幸而際危亂之世然後其詩乃工也杭州吳君余常名久聞于世而遇之阨與余同癸未春來崑山余得識其人意落落倘蕩不羈抵掌論時事慷慨傷悼言及詩文謂余粗能解者因以其詩序相屬索其詩則曰出門久行笥無存者已而其壻卓君至復固以請臨行又致書而不得余常之詩卓君又不道其婦翁詩宗何代近某家但云爲年來積憤離憂之作吾知其所謂積憤離憂者蓋小不幸與大不幸兼之者也余作詩數年不能工然出示人有見賞者率感遇之作十三四憂時之作十六七余之無文以兼此兩不幸遂亦足取者况其才倍蓰于余者乎是余雖不得見余常之詩以建安七子唐杜少陵之絕代無倫與余之猶有足取者推之知余常必工詩無疑

也然古稱三不朽立言爲下使其身名俱泰德高功顯尙何取雕蟲之技爲况又視國家之治亂安危以爲工拙者乎吾盖日懼其詩之工也

許更生詩序

詩不易作亦不易知能知然後能作余爲詩二十餘年不能工就正友人多不肯直言言亦少中今年始于洞庭山中得許君更生嘗爲指示其瑕或更易一二字句輒改觀至縱論古今人詩臧否悉當今世人人爲詩欲如更生之知詩者盖少此其下筆不問而知爲作者矣顧每秘不示人頃與余同寓謬謂差可與言乃稍稍出近作其骨迺其思深名章警句驚心動魄每夕對飲取其詩吟誦無不盡醉羈旅之愁頓釋以爲詩能散人襟懷顧覽他人詩昏昏欲睡又何也更生自言少年時爲詩風骨過削寒氣逼人余謂君家故累鉅萬至君而散盡殆詩相歟然使更生遇不窮家不貧詩必不能如今之工試授以陶衛之家而焚其稿吾知終不以彼易此更生詩今已變而渾成

蘊藉非復少時氣格以詩相言之又豈長貧賤者耶若夫余之詩氣格不寒而困窮特甚困窮矣而詩止于如此又何爲者也更生屬余序其詩余謂傾囊以示乃可既又自笑余文何足重而以此要之也余且晚入山更生獨留郡郊因爲漫題數語并志一時相與之盛云

蔣路然詩序

丑寅之歲余舍館虞山陳氏始識梁谿蔣路然風流倜儻有拔俗之韻少卽以能詩名所交多丈人行當世知名士余素以孤傲得狂名路然之狂不減于余一見知心引爲同調示余以詩風骨戍削蹊徑幽詭往往得驚人句余旣嘆賞其才不置顧未嘗不病其所宗之誤也已而余出新舊諸作路然輒謬見許謂是足以砥我夙習余詩固不足論然窺路然之意亦已自覺其誤今年春路然不遠二百里延余同席研顧不數數作詩方熟讀李杜集博覽建安黃初及江左諸名家將大肆力于此待積厚而發而先錄其舊詩以問

世屬余序之其言曰我行改故步矣而三四年中之詩乃昔人所謂劇目怵心指擢胃腎而爲之者我不忍棄也且此事與年俱進姑留俟他日以驗其進之淺深遲速不亦可乎余聞而善之以其詩與余異趨宜無用余序以其刻詩之意則余宜且是集中凡出于刻意錘鍊之句率有有可商其平易渾雅若不經意者乃多合作而感遇諸詩及庚寅古風一篇老筆縱橫灑氣蒼茫已駸駸升作者之堂路然又自言少作頗有才華氣概後乃刊除斲削殆盡夫以彼其才而銳志風雅向不爲近代詩家所誤卽推倒一世方駕古人何難哉然路然年猶未及壯今已得其門而入當不復惑于歧途譬之萬斛之舟已出之斷港絕潢而放乎長川苟能大其帆檣堅其維楫乘風順流而東其至于海可坐而湏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或一再焚其稿所造益高則必悔前之爲他日當見路然于此集不復愛惜或且焚棄則其詩之傳無疑矣今之刻詩者將銜其能而路然以志其誤序詩者當揚其美而余乃規其

失以知路然之自待不薄而余之期路然者不小也讀其集者若宗近代詩家固將驚賞嘆絕其知學古人者勿以是集盡路然也可

合刻遊洞庭詩序

吳中名山稱東西洞庭兩山並峙太湖之中而林壑之勝西山爲最余至東山者數矣今秋始發興遊西山聞陳皇士施又王先入山余至則二子已遍歷兩山先一日歸矣余以友朋讌會文墨應酬留滯東山久之乃挈一山僧雇一從者渡太湖之西山寓包山寺每朝食畢則策杖或泛舟窮日而止夜則酣飲日解劬勞惟五更夢醒枕上得暇輒口占追紀昨日所遊歷率用康節先生擊壤集體無意推敲求工約得二十餘首出山晤二子則山遊諸新咏爛然盈几各出以相質則余口占之句不能及二子之工余山遊頗瘦幾至于病又險絕之處扶掖乃能上下聞山僧言皇士登陟最便捷同遊及從者竭蹶不能追往往後數百步又日行三四十里不倦皇士體素充肥不知

其濟勝之具乃如此又余之所不及也顧余所自幸者則遊之時頗勝蓋二子之遊兩山皆桂花時余在東山則叢桂留人至西山已在霜後橙橘之園黃苞丹實離離萬樹東籬細菊時復點綴而銀杏參天所在成林黃者亦三分之一初冬風景殊勝重陽前此余之所誇于二子者也皇士目爲三人遊雖有後先風景稍異而邱壑則同詩仍宜合刻屬余序之余因自述其遊歷之槩若二子山遊之興會景物余不得而知也然其詩具在覽者當自得之同二子遊者爲沈石臣某上人余所挈之山僧號正中皆略能詩各附錄其一二

顧天石詩序

余嘗與友人論文謂四五十年之前人爭趨仄徑幽谷而四達之衢舍而不由遂成蕪廢今則荆榛旣闢人皆知舍邪徑而就康莊所患車馬不良徒御不善中道躑躅不能致于千里惟詩亦然百餘年來宗派不一互相訾警譬

之尙質敝必至于鬼尙文敝必至于僿後之救弊者不得其道其趨愈下而不可復挽至近代詩家折衷頗當昌言正論昭布天下後生學子當不至惑于歧路然使僅僅循途守轍不能大振風雅服文人才士之心將反爲趨歧路者之所藉口此不可不慮也所以不克大振者其故有三才不足也志不立也學不至也今天下奇才甚少又多汲汲于進馳騫功名志分于制舉之業或才名藉甚遂沾沾自足自命作者而不復求益語云文章千古事夫以中庸之才用不專之志守不殖之學求其千古也不亦難乎錫山顧天石友人脩遠之子亡友蔣路然之弟子也負曠世之才而學有淵源童年輒下筆千言咳唾珠玉今甫及弱冠而著作繁富居然名家余僅見其戊申一年之作已得五卷其五言古五十首髣髴嗣宗詠懷太白古風而寄托深遠激昂慷慨前無古人七古近體豪宕磊落飄飄欲仙以如此之才而急功名之會懷滿假之心恆情所不免而天石獨否其與友人書謂應試之文不足學而

有志於古雖見斥于世而不悔荅余尺牘自言寡學無才不敢當推許其高世之志虛已之懷又如此吾知必且以攻舉業之精神智慮盡用之于古而架上藏書萬卷必盡讀之而後已天下直諒多聞之士盡交之以廣取其益登肅然而不已者必陟岱宗沿江河而不止者必至滄海將來大振風雅之事舍天石而誰屬哉余又得讀其古文一編諸史論幾欲與東坡志林並驅序記諸雜文各臻其妙以天石止屬余作詩序故惟與之言詩要之以如此之才與志與學其雄當代而名後世豈特詩而已哉

顧伊人詩序

顧麟士先生之篤於學也海內仰之者三十餘年無子有養子曰伊人少能詩吾友言夏嘗序而刻之茲又將刻其近作因言夏以請序於余似以余爲知詩者嗟乎余今日則何敢言詩余學爲詩二十餘年近乃取其可存者錄而置之自爲序以志悔悔其二十餘年不知爲有體有用之學而費白日敝

精神于雕蟲之技也既自悔矣復何敢序人之詩無已則就言夏舊序學問性情之語而申論之古人之作大抵出于學問性情舍是無詩矣後世之詩亦往往自托焉顧有二病玉臺香奩之體好色而淫感事述懷之作怨誹而亂此不學問而逞其性情者也謂之蕩不忠不孝而工爲愛君嚴父之辭賊仁害義而飾爲有道賢人之語此借學問以誣其性情者也謂之僞性情而至于蕩學問而至于僞世道人心不亦可悼懼乎伊人喜文辭見父之執頗恭謹庶幾能傳其家學詩雅淡清灑二病皆無之是可與語學問性情者更願伊人益深其學問養其性情而勿求工于詩詩固雕蟲之技余之所悔而不可追者也其亦務爲士君子之所急乎夫士君子之所急者不過反之於身實求所以深其學問所以養其性情如是而已試以吾言質之言夏以爲何如

春帆草序

西湖之景爲東南最勝余以壬午歲始得遊時封疆多故士大夫皆無心娛翫又值嚴冬氣殊蕭颯聞諸前輩述盛時之西湖已不侔矣嗣後凡三至壬寅冬所見則數里長松兵士薪之且盡馬馳突臨湖石岸多崩而飛來峰洞中馬矢皆滿不勝感嘆侯君大年示余以春帆草西湖詩居大半蓋今春之作去壬寅又六七年不知視余所見更如何也大年亡友研德之子少年才筆驚人詩學有淵源而好學不倦日異而月不同是集清辭傑句稱名山水而憑吊古墓傷悼骨肉讀之動人忠孝之心豈尋常詞人之詩可同日論哉茲屬余序愧蕪言不足以重君而今昔之西湖有感余懷者遂爲書之

惟極上人偈餘集序代

惟極上人詩一卷序曰古之詩僧多矣唐皎然靈一諸人卓然有聞于世不徒名高之士序之而其詩自足以傳故其傳亦遠歐陽公序秘演詩蘇長公序惠勤詩一人之詩則待序而傳然不能傳之久遠後世讀歐蘇集者但知

二人爲能詩而其詩則傳者絕少然則傳與不傳存乎其詩而不係於序也明矣惟上人之詩吾不知其視祕演惠勤若何而余非歐蘇其人也何足以傳上人哉然上人名其詩曰偈餘則不過禪悅之暇有會于心遂發于筆本無意工詩更不必問其傳與不傳也今觀上人自述出家緣繇之作有云頓然出世想立志莫能移竊嘆其勇決山居詩有云心外更無安樂法望中只有數峰青又云陶鎔不藉爐中火洗滌何須江上潮更嘉其超詣然則讀上人偈餘集不當作詩觀仍當作偈觀豈惟作偈觀卽作竹篋子乾矢掘觀無不可也余素不作詩故不論其詩之工拙但因詩集之名推作詩之意蓋有高出于詩僧一等者非獨不可以秘演惠勤擬之卽皎然靈一當亦非上人之所屑也雖然請更下一轉語宗門不立文字偈尙可省又何偈餘爲上人學禪者也必以余言爲不謬

滿紙刺譏末一語却是忠告後學謝元陽識

玉山詩集序

玉山詩集者故人之子柴君子與與其同學羣彥之作也子與持此集相質凡屬爲之序序曰余嘗論詩氣格聲華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氣猶人之氣人所賴以生者也一肢不貫則成死肌全體不貫形神離矣格如人五官四體有定位不可易易位則非人矣聲如人之音吐及珩璜琺瑯之節華如人之威儀及衣裳冠履之飾近世作詩者日多詩之爲途益雜聲或鳥言鬼嘯華或雕題文身按其格有頤隱于臍肩高于頂首下足上如倒懸者視其氣有疋羸欲絕有結轆擁腫不仁如行屍者使人而如此尙得謂之人乎哉今讀諸君之詩大抵皆氣達而格止聲華亦琅琅燁燁蓋魁然膚革充盈容貌端整雜珮鏘鳴衣冠甚偉之丈夫也加之膏粱以助其養濟之藥物以去其病繼之導引服食之術以神其用吾知此魁然丈夫者由是以遊八極享千齡無難也抑吾于玉山之名又有感焉玉山者崑山也元末顧仲瑛居崑

山之界溪構玉山草堂招致四方名士楊廉夫張仲舉輩觴詠其中有玉山名勝集黃文獻公爲之序流傳至今越三百年諸君復有玉山集之列夫仲瑛家世豪富又及庚申帝之初年兵革未動方內晏然名流勝侶遊屐接踵故能極湖山文酒之樂今諸君率以窮愁之士處多難之世亦罕有四方文人至止僅與里中同學嘯咏唱酬余又愧無黃文獻之高名不能爲諸君重然世之讀是集者知玉山之多才安知無文人名士如楊張輩者聞風而至唱和流連而諸君興會益到才藻益發則他日玉山之詩或與昔人競爽而增華未可知也諸君勉之而已

陸定爾集句序

余二十年前已與陸君定爾相識然往還頗踈以爲豪公子耳癸卯冬至虞山定爾邀至其齋出一編以示乃所集唐人句若干首余固奇其富且工矣已復出一編則集國朝詩二百首工尤甚五七言律居十之八余益嘆服且

自咎奈何知交中有此才至今日始知耶夫集句之難十倍于自作自王半山工此體後世效之者多有然或首尾之不稱狐裘而羔袖矣組織之不工美錦而學製矣言之不屬氣之不貫天天吳紫鳳顛倒裋褐矣凡此者用力雖勤豈能免點金成鐵之誚乎定爾學富思巧博採衆長而鎔鑄入妙如自出其手欲求其慘淡經營之跡而不可得如擷芳華而成蜜合麩米而爲酒入口者但愛其甘且旨豈復知爲誰家之花圃糟床哉匠石運斤衆才畢效天孫織錦七襄成章定爾斲削機杼之勤殆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矣余少嘗戲爲集選十數章然五古易爲不若近體屬對之難以易爲者而猶不能多知定爾于所難者而富且工之不可及也詩已有牧翁先生序余之不敏何能贊一辭辱下問聊志其仰服云爾

郭生不厲草序

余客石梁一日遇吉安郭生超於席間出其詩古文頗愛之又談及制舉業

知其於四子之書究心良深明日訪之於授經之所見案頭一卷名不厲草乃郭生所著制舉業數十篇余展讀一二輒爲欣賞生因以序見屬余頗疑其所謂不厲者生之自序謂亳州有陳君者人與之交則死亡隨之鄉人呼之爲厲我雖不合時宜有遺俗之累顧未嘗禍及交遊以是爲不厲也斯亦怪矣聞之于禮有泰厲有公厲有族厲言乎人死爲鬼而能爲崇者也左傳晉侯夢厲伯有爲厲皆謂鬼也安得人而厲乎人而稱厲者有之矣謂醜人也莊子所謂厲與西施厲之人夜半生子是也生之意又似不取于此吾知之矣生之所謂厲與不厲者不在乎禍福之間不在乎形骸之內吾請推生之旨而暢言之今有人焉其言人也其服人也其性與其行事則禽獸也魑魅也此則所謂厲也醜莫醜于此而又能爲崇者也而世皆安之以天下之不厲者少也遂忘乎其爲厲豈惟人有厲哉文亦有厲文有義理有脉絡有體裁有辭章如人之有五官六腑百骸九竅不可缺也不可易也缺且易之

則非人也今之時文義理悖謬脉絡紊亂體裁乖舛詞章穢雜譬之于人則
腑臟結轉耳目易位百骸不具九竅不通此文中之蘧篋戚施而爲亡國之
妖孽者也非厲而何世顧習見而安初不以爲異也間有磊落奇偉之士不
爲習俗所移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發爲文章則通經學古卓然大雅之作世
人顛倒之見遇其人必且以爲人之厲見其文必且以爲文之厲越犬之吠
雲蜀犬之吠日吠所怪而已矣夫世之人忘其己之厲而更指不厲者爲厲
生處衆厲之中安得不汲汲自白其不厲乎雖然螂蛆甘帶鴟鴞嗜鼠不知
天下之正味者也何足與論大官之饌易牙之烹哉生雖正告之曰我之人
與文人也非鬼也西施也非醜人也誰其信之

武王觀兵辨

余讀史記叙武王伐紂之事竊疑其舛也按尙書泰誓首篇曰十有三年春
大會于孟津其二篇曰戊午次于河朔其三篇曰時厥明大巡六師牧誓曰

甲子昧爽次于牧野武成又總叙曰一月癸巳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
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一戎衣天下大定明乎其爲一時事也書序云
十有一年武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繼之曰戰于牧野作牧
誓不復繫以年月日詳其語亦謂一時事但十三年誤而爲十一年耳孔氏
乃離而二之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史記遂採其說蔡氏書傳嘗駁之
謂如孔氏之說則上伐殷乃有年而無日月下師渡孟津有月日而不繫以
年于叙事之體亦且乖矣余謂非獨此也今讀泰誓三篇其辭勇決而嚴厲
斷在不疑志在必克豈復有徘徊觀望班師而退之理乎或曰泰誓曰戊午
王次河朔武成言戊午師渡孟津似有未合得非觀兵伐紂自是兩事而偶
同值是日乎余曰不然紂都朝歌在河北孟津在河陽武王旣會于孟津乃
以戊午之日渡而次河朔耳史記旣採孔氏觀兵之說而更繫于九年于後
伐紂之役乃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舛誤尤甚

謝壽詩說

歲月如流年齒漸邁讀書學道日不暇給吟咏一事費白日耗心神不少今縱不能戒惟是陶寫襟懷披陳情愫不妨有作至于無益之應酬不情之篇什則槩從謝絕如壽詩一端此其甚者余近爲人作一壽詩序極言其不當求卽求亦不當應蓋今日之所謂壽詩者濫甚矣凡富厚之家苟男子不爲盜婦人不至淫子孫不至不識一丁字者至六七十歲必有一徵詩之啟徧求于遠近從不識面聞名之人啟中往往誣稱妄譽不盜者卽李杜齊名不淫者卽鍾郝比德略能執紙筆效鄉里小兒語者卽屈宋方駕也而詩家不能辭則作活套語應之爲甲作者改一言半句卽移于乙于丙此猶出己之詩錢宗伯爲余言若應酬不能給嘗置胡元瑞集于案頭擇其稍近似者移用之以其活套者多耳蓋所壽之人旣無可稱而求者又多索之又迫勢不容不出于苟且豈惟宗伯今之詩人亦多用此法如此玩侮詩尙足重乎而

得之者猶以爲此某先達某名士之詩而珍之也不亦愚乎余旣自惜其精神愛其歲月而又不欲爲苟且之事從今以往苟非其人足重與已相厚者壽詩槩謝不爲并爲世人效其忠告求壽詩者宜自重一以省己之物力一以免人之戲侮作壽詩者宜自重一以謝應酬之苦一以辭輕薄之名不亦兩得之歟至于輓詩余向年有題蒿里後一篇謝之久矣其他應酬篇什有無益而不情類壽詩輓詩者倣此

名子說

古者子生三月則名之余子生三年矣未有名三月癸卯爲兒生日余惟禮父在孫見于祖則祖名之于是請名于父父曰于汝意何取余對曰古之名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今所用惟義耳又聞昔人有慕乎其人則以其名名之如司馬長卿慕藺相如而名相如之類然此長而自名者也兒今幼擇古人之可爲法者以期之何如父曰二者吾將兼取焉論語稱孔子朝與下

大夫言侃侃如也冉有子貢侍子師之側亦如之取于聖賢之辭氣威容亦可尚矣而陶士行爲晉名臣于是名之曰侃因手鐫一印賜之余命抱母抱兒再拜受之退而爲之說曰侃之字不見于五經爾雅亦不釋其義後儒註論語則以剛直訓之孔子嘗言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凡言剛與直猶善否未可知之辭也若孔子與求賜之徒德器深厚學問充積其發于口而暢于四支肅雝淳良有度有章豈惟無狂與絞之蔽抑書之所謂剛而無虐直而溫者也士生千世之後古聖賢之精微不可得而見求之于辭氣威容之間思過半矣乃古之名臣多矣獨取陶士行蓋亦度其時也方今天下多故羣盜縱橫十餘年虜比歲長驅而南海內震動度至兒膂力方剛之時且二三十年天下事或不可知幸得機神明鑒如陶公忠順勤勞如陶公出而勦亂除暴佐天子中興功光祖宗書在鐘鼎豈不盛哉此大父之所以勗其孫者也抑余又有說焉蘇峻之難陶公擁兵上流狐疑不

赴微温嶠怵以利害陶公一甘卓也故我雖高其勳而猶病其大義不明有待于激發梁之羊中侍才略不減陶公而忠義慷慨過之侯景以十萬之衆盡銳攻城侍中隨方拒守賊不得入子爲賊所得引弓射之卒以計謀不用悒悒以死而臺城遂破是則遇亦有幸不幸焉祖勗其孫以陶公之勳父又勉其子以羊公之忠至矣若遇之幸不幸命也于是作名子說待兒之長也以授之

筆耕說

吾家自先太僕賣文先處士賣書畫以筆耕自給者累世矣遭亂家破先處士見背余飢窘困踣瀕死者數矣比年來余文章書畫之名稍著頗有來求者賴以給饘粥客或病其濫余曰誠然顧不能無藉于此欲不濫當若何客曰大人先生學士大夫來求者應之卽屠沽兒有求拒弗與庶免于濫矣余笑曰客過矣天下有道賢人在位愚者在下無道反是故戰國之賢豪多隱

于賣漿屠狗東漢之高士或託于儉牛賃春今之所謂大人先生學士大夫子以爲賢乎愚乎果賢者也知必不立于今日之朝食今日之祿矣今之屠沽兒吾豈謂必有如古之賢豪高士出其中乎顧不立今日之朝不食今日之祿以爲猶此善于彼况余每見言兜離狀竊停者視之如羊豕嘗欲斷其肢體剝其肺腸是余亦有屠者之心既賣文賣書畫凡服食器用一切所需無不取辦于此是余亦爲沽者之事呂望鼓刀爲師尙父百里奚甯戚飯牛爲齊秦相余平生自待如此又安敢槩視今之屠沽兒謂必無古之賣漿屠狗儉牛賃春之賢者出其中乎惟今世之所謂大人先生學士大夫之中則斷斷乎必無人也子若以余之賣文賣書畫不拒大人先生學士大夫之請爲濫則誠然矣顧以應屠沽兒之求爲濫不已慎乎客愕然久之曰子之論誠高矣雖然世日子爲狂生乃今尤信

雜說

自有書契以來書籍之存于天下者無慮數千萬卷自非目不知書者皆知愛惜之所爲愛惜之者以其有用于天下也苟以有用之物反使之廢焉無用安在其能愛惜之也吾嘗謂書籍有三不幸焉國家石渠天祿之所藏學士大夫書倉之所收或失火延燒煨燼無餘甚者如秦始皇燔天下書梁元帝十四萬卷一夕舉而盡之是曰滅絕天下喪亂秘府書亡失略盡若掌故之家子孫不守以致放棄散佚殘缺不可讀是曰流亡公私圖籍謹藏箱篋累月積年而人不之窺永隔風日長謝几案是曰幽囚滅絕與流亡二者之不幸人皆知之獨所謂幽囚者今人往往以此爲愛惜其書不知天下有用之物被其扃錮閉塞而遂爲無用此爲不幸之甚也古書之存于今日者備矣乃朝廷官府所留意而習觀者不過一代之典籍兵刑錢穀切于時務之書其號爲儒生者自制科文字之外稀復經目問以前代事迹古人姓氏十不一二曉館閣書固無闕藏于人家者亦非盡滅絕流亡也然則不幸而爲

人所幽囚者不知其幾何矣三代以前皆古聖人之書秦漢而下史集詩賦諸子百家之言亦皆賢人才士敝精神竭心力而爲之者雖故帛陳言未必無神靈以憑之神靈之所憑而常使之幽囚不出亦大苦矣館閣之書或多奇秘不欲流傳人間其束縛之扁閉之當亦無所恨若夫藏人家者世多有之不足秘惜而亦不幸遭此書而有靈吾知必有憾于主人也且藏書既多自非才敏過人好古勤學卽披覽難周得沈深好書之士與共亦少足以見書之用救書之厄倘慮有所汙點毀敝知好書者必護惜之應不至此卽萬一微有塵無損于書孰與其歷數十百年不接于人之耳目以供蠹魚之食也如此則書之不幸又將不止於幽囚蓋其神靈必有所憤懣不平于中思一破其拘攣而不可得遂將與之俱毀而不顧其勢必至于流亡滅絕而後已然則向之所爲愛惜之者不適以禍之耶今人富于財積而不用則以庫吏目之富于書緘而不啟與書賈無異且又不及焉蓋彼卽不自覽觀猶將

散布之以廣其用于天下也則天下之過愛惜其書而不以示人者其亦可以省矣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一

海禺裔孫曾祁訂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二

順德鄧 實校錄

書邱義龍事

宋史稱朱壽昌少時父出其母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及壽昌知廣德軍棄官尋母得之于同州迎以歸天下稱孝焉今者邱義龍之事大類此義龍濟南長清人六歲而孤家貧年荒母子煢煢不能自成義龍之祖母遣其母歸父母家以義龍令其壻張繼聞撫之頃之山東盜起民離散義龍以童穉竄走飢餓瀕死至沙河有酒家憐而收之主人施秀洞庭山人也歸時携之而南因蒙其姓自是遂與母隔絕時萬歷末年也天啟四年甲子義龍年十八痛不見母日夜涕泣欲往山東尋訪至常州會大水岸崩不可涉號舟中人以濟人問知其情皆曰路遙孺子獨行又無資其母前前且大困徬徨久之仍還洞庭施氏稍資之使經營取婦生子女矣終以不見母爲大感後四十年甲辰決意尋母誓不得母不歸以六月某日出門舟覆于洪澤河幸不死

以閏月某日到長清尋訪至蒙馬莊遇一老媪問之則與張繼聞兄妹也猶記有邱小生因爲導至七里鋪邱氏之故居家人驚相傳說以爲年歲久又從遠方來難信一童子曰曹莊太太常說一親生兒亂時離散義龍問太太爲誰曰邱氏老寡婦也義龍號呼曰是矣亟之曹莊求見母母前視懷疑義龍叩頭牽衣跪泣旁一人曰汝數千里而來必非無因然何以爲驗義龍曰小時母蒸麪我以兩手撈沸湯手俱爛療治半年始結痂今痂猶在于是母子抱持大哭蓋相失者五十年矣義龍雖故齊產顧已家洞庭難于北徙欲奉母南歸母之諸姪不可義龍留數日仍獨還意忽忽不樂丙午六月復至長清迎母歷水程若干以某日至洞庭山母時八十有六義龍于是始復邱姓吾嘗謂人倫之際苟情之至切念之至誠必能感動天地自萬歷以來五十年間兵戈不息生民塗炭而邱氏一老寡婦一孤兒數千里懸隔而皆幸無恙終得母子復合室家相慶豈可謂非天哉非至誠之感動其能然乎朱

壽昌仕熙寧盛時尋母之事上聞于朝王介甫蘇子瞻皆贈以詩故孝之名施于後世今邱義龍伏處山中又業賈世無知之者余故書其事以俟他日之傳孝友獨行者採焉

書黃周星事

黃周星其父金陵人有楚人周某客金陵舍館其家賓主甚相得黃氏生男周無子遂養以爲子姓周氏周既歸楚復生數男子諸子長皆知伯兄之爲養子而周星不自知也癸酉周星舉于鄉試南宮不第時下第者例入國子學周星因遊金陵訪其父周某之舊館遂至黃氏時黃氏父死已久而又新喪子其母于屏間窺客竊訝曰何其貌之似吾亡兒也因館之于家待之甚厚周星間又訪周某之故人故人雅知其事頗疑之黃氏之母疑滋甚而不敢言也周氏故湖南富室既兄弟承父之業固以周星爲贅疣恠其久不歸已聞其在金陵且寓黃氏也乃大怒自湖南移書責之以爲君雖非周氏子

然吾父二十年餘鞠育之恩忍忘之耶而遂不歸也周星得書驚愕召周某故人問之曰信吾不敢言居停老嫗君之母也于是周星乃入拜其母遂留家焉湖南歸其孥于金陵至庚辰成進士遂復姓黃氏稱黃周星云會世變不復求仕後移家嘉善余嘗至嘉善一見如舊相識與周旋唱和者累日顧不自言今吳司成述其事如此周星字九煙工詩文書法篆刻嘗自稱石頭黃人時時遊雲間之九峰蓋苦節之士而懷輕世之心者也

書義盜事

義盜者不知姓名里居常爲穿窬聞趙甲久客初歸意必有重貲昏暮入其家伏而伺之甲之妻與人通不願其夫之歸也將甘心焉佯爲相勞苦飲之酒而醉之是夜所與姦者至知其夫已歸欲去其妻曰無害彼已醉臥矣其歸橐二百金速殺之取其金而逃因授之刃姦者懼不敢從其妻乃自懷入殺甲于牀出告姦者曰夫已死矣姦者驚走出其妻追之不及入閉門而坐

自念其夫已死姦者又去謀自全之策而不得也解其裝置金于前對之長歎忽聞外叩門問之則其弟錢乙也聞姊夫遠歸來視之甲妻倉卒不知所爲則曰夫倦方熟寐幸少須良久已請入視之甲妻與偕入乙褰帷則赫然死人在牀也方驚怖甲妻急持乙大啼呼曰弟殺吾夫鄰里聞之入問故甲妻曰吾弟錢乙來視吾夫見其歸橐金多將攫之伺妾入厨下乘夫寢而殺之妾奔救又欲殺妾妾幸奪其刀衆視案上刀血朱殷未乾也方駭愕相詰相問盜得以間竊金以去然日擊甲妻之所爲而驚恠痛恨之也乙亦素非良士遂不能自白衆執之詣官甲妻與乙姊弟相爭辯官謂妻殺其夫而又誣其弟無是理也嚴訊乙乙不勝痛自誣服遂論死盜知之時巡按御史秦君有能名盜詣御史臺白有機密事御史引問對曰小人乃盜也具道前事如此且曰金猶在出之懷中御史奇之仍繫之獄以待事之白立拘甲妻如其言拷問具服于是釋乙之罪甲妻即日凌遲處死出盜于獄而歸之金盜

日憫乙無罪受榜掠願以金與之乙曰小人垂死因彼得生無以報敢復受其金相讓久之御史爲分之各持其半而去嗟乎此婦人之惡天地所不容理宜發覺乃盜亦義士也喪亂以來士大夫之正氣剛腸銷亡殆盡廉恥之防蕩然矣而義俠之舉廉介之操乃見之于盜異哉御史能不以金入官求之近世亦所難也余向已傳聞其事今山陽沈堦平爲述其詳遂書之以傳焉

記蔡昂事

淮陰朱君旭爲余言其鄉先達蔡昂事昂山陽人正德甲戌科進士第一甲第三人同里有牛斗者中鄉舉先于蔡而老于公車兩人才名相埒而不相能至某科會試蔡爲同考試官故例分房閱卷各從本經他經多者至五房禮經以士子習者少僅一房凡天下舉子之習禮記者取舍之權皆出一人之手蔡以禮經得第當閱禮記而牛經故禮記也蔡得一卷曰必牛斗也擲

去及發覆果然某科蔡又分房得一卷又曰必牛斗也又擲去亦復不爽至口科蔡遂主禮部試各房呈卷蔡閱至禮記房中一卷意爲牛斗欲駁放而難于明言乃摘其小疵塗抹棄之更于敗卷中取其以充數及拆姓名塗抹者乃他人卷所取敗卷則牛斗也蓋牛旣再爲蔡所抑是科文遂改其故步故蔡不能識牛雖登第出蔡之門而憾蔡彌深兩人遂相惡終其身夫爲朝廷取士而以私憾故屈抑人才何其伎而不忠也然牛本以放因蔡之相猜而反得之蔡雖欲困牛乃巧于售之者也豈人之遭遇得失固有命存乎其間而非人之所能爲歟抑天亦憐牛之屢屈于蔡仍欲令取償于蔡故假手焉以售之歟抑亦惡蔡之所爲故使之顛倒迷惑懊恨自失知忌嫉之無損于人而適爲心術之累歟夫士君子之所恃以自安者天也命也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曰我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使媚嫉伎害之小人必得逞其志所見忌之人必終身淹抑而不得進則小

人遂可以無所不爲而士君子亦何所恃以自安也蔡昂以主考欲困一舉子而不能以知人之終不可以勝天也心勞日拙此之謂歟若牛之改其步不爲詭遇而憾蔡亦人情宜有君子無譏焉

書或人所作袁應泰傳後

東事之始壞由揚鎬其繼壞由袁應泰也當三路喪師之後遼左之形勢人心則驚風聲鶴唳士氣則類土崩瓦解至熊廷弼受事保固遼城而經營藩奉已有次第自馮三元魏應嘉張修德肆口詆誹而經略之智慮遂分于內顧自姚宗文閱視而經略之權任遂難于擔當然自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啟元年十月支撐一年有奇苟不掣其肘而聽其擘畫態公當有深謀長算縱不能滅口而守則有餘矣兵法知彼知己廉頗之堅壁不戰豈爲怯哉度力不能勝秦僅能自守耳趙括代將而四十萬人死矣袁經略既代之後初未聞有他方略童仲揆擣老寨之謀以爲險而不用賀世賢約降夷之計信其

詐而不疑至于渾河之戰仲揆力竭請援乃曰口強必不可救不必添陷一枝兵馬夫邊疆之設大將留重兵而專聽之經略者以爲一路危則經略檄各路救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豈有知其危而坐視不救乃擁兵以自衛耶至如納降之事尤如兒戲語曰受降如受敵口勢方張何畏于我而來降李永芳方爲口寵任用其策以困中國何嫌疑于彼而來降其爲設詐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我兵不過十餘萬遂納降口十萬何所恃乎庸劣無謀如此遂至遼瀋相繼陷沒良將銳卒殲殫殆盡一死何足塞責是所謂以鼠首殉者也不追貶足矣乃加贈卹何耶蓋時逆奄欲重熊罪故屈法褒袁朝廷之賞罰無章如此猶賴後之載筆者追正當時之誤以定是非之公又豈可輕下筆耶艸莽之人雖無國史之責顧持論不可苟也向者陳太僕欲爲啟禎兩朝諸名臣作小傳多屬余筆後乃復倩他友于是遂爲袁尙書立傳盛稱其死節因增刊與前諸傳并行于世恐覽者誤以爲余作不可以不

辯

書朱氏彙錄諸文後

庚寅秋余至嘉定朱行節訪余于先族父元卿之家手一編示余曰先君君平府君有學行不幸不遭時無所表見顧辱諸君子見褒而賜之文辭彙錄得一卷遂因族父以請曰顧得子一言繼其後余覽之則有傳三篇像贊哀辭題跋四篇而狀志不與焉余曰此之謂多矣又焉用余文爲族父爲之請甚力乃諾之久之族父即世癸巳夏復至嘉定行節責前諾因重遍觀諸公文爲之傳者則故納言侯豫瞻先生故進士黃蘊生爲之哀辭者陸孝廉履常跋其後者姚孝廉文初其餘余不相識者無論此四君子者余嘗交之而悉其本末其知非妄譽人者也侯公稱君有儒者風黃君稱其博覽強記又嘗以一言脫一無罪死囚陸君稱其慷慨厲名節急人之困至謂其內行惇篤而惜其不遇時以死則不謀而同辭三君子皆其同縣人所聞當不謬姚

君亦據此信其非虛諛而又以行節操行脩潔不妄交與歸美于君之庭訓余于行節僅一傾蓋未能知其人亦以姚君之信三君子者信姚君之非諛而已余今以諸君子之爲人而信其文後之覽者則以諸君子之文而信君之爲人矣以此知人之立身不可苟而文不可妄爲也曾子固嘗言欲表章先世必託之蓄道德能文章者而後足以傳若四君子其死者固日月爭光存者亦能守其志節其人皆足重而又或兼長于文則既足以傳君矣而余又以已諾之故不憚其言之重辭之複而行節之欲光寵其親不朽其親之意亦可以少慰矣君姓朱氏諱邦治字士偉君平其別號嘉定人

書東坡先生賦後

讀東坡先生集因取案頭素冊錄前後赤壁灑瀨堆陽城四賦昆陽之役世祖遂立中興之基赤壁之戰吳蜀因定三分之局而炎劉之祀歷四百五六十餘年不絕豈高帝除暴秦功高澤廣故天祚漢獨永耶然天道幽遠亦有不

可問者推論往事爲之三嘆

書葛家板史記後

書之鏤板近世爲盛而尤盛于吳中刻最多者爲常熟毛氏崑山則葛氏兩家之書板皆精好而皆有失毛氏之失在較勘不詳葛氏之失在評閱失當較勘不詳文字訛舛讀者猶可以意逆之或以他善本正之若評閱失當不惟作者之精神不見而其淺見曲說反足以誤後學苟非好學深思卓然有見于中未有不爲其所惑者也余于門人索史記觀得葛氏板讀數卷見其圈點多可哂者嗟乎太史公書彼視爲何等文字耶余于前輩史記評本未能盡見然最服茅順甫先生及太僕府君二家而府君評本猶未流傳于世蓋前輩學專爲己不求人知讀書有得于心而又前人所未發後學所不能知者間或標識數語不必篇篇有評卽文章極佳處度人皆知之者亦不復稱贊或論文或論事筆不輕下語不虛設故足傳也若近日之評古書志在

求名而已于是評語取多不知其贅議論取新奇不顧害理搜剔幽隱抉摘瑣細而文之大體茫乎未聞乃耳食者奉爲宗工其書一時帑貴至其末流乃有丹黃未畢而賈人已榜其書名懸之肆中此等書出欲不悞後學安可得哉史記近代有鄧氏孫氏陳氏鍾氏評閱多不厭人意而葛氏此書所見陋劣不知大體尤甚蓋彼直以閱舉業之手眼閱史記耳書刻自葛氏批點則其同里金姓者之爲也余亦崑山人而不知金姓者爲誰也或曰亦姓沈氏

書虎邱詩卷後

余性好山水每遊四方遇名山必登眺間留題詠惟虎邱則以屢至且再讀書山房雖絕勝顧視爲耳目近翫而忽之生平虎邱詩僅得三首又不甚工集中不存人情忽于近類然也尤君遠公蘇州人顧知愛虎邱之勝不以其屢至熟遊而忽之石礪亭臺皆賦一絕句自海湧泉以下得二十五首而又

令畫史繪圖其前可謂能得山水之樂矣其視爲近玩而題咏無聞空慕向子平謝康樂之所爲而究不能果此緣者視此何如耶詩有高韻而摹寫皆確讀者不待觀畫已如身歷其境云

書寫照曾君扇

杜少陵贈曹將軍詩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只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閩中曾君受伯工寫真在吾邑月餘已爲人寫三四十問其年六十有三不知數十年中貌幾千萬尋常行路人矣余嘗令畫工圖像凡七八無一肖者惟君乃酷肖余固幸好手之難遇更問君平生所畫如此佳士得幾人一笑吾知世俗皮相者必以吾言爲妄也癸卯十月鑿鑿鉅山人歸莊書

跋陸孝子傳

陸孝子傳吳人金式祖撰止記其尋親一事孝子名炳字文虎吳之洞庭山

人其父樞公榮嘗遊閩中後以薦舉仕至御史已而道路隔絕遂無歸志孝子間關數千里尋其父途中屢遇兵革加以疾病經年始達閩得見父卒侍以歸余昔至山中嘗與公榮以詩相贈荅初未知其得歸乃以子也近有邱義龍者少時以歲飢離散與母相失四十年卒尋得之于山東今亦居洞庭山而金昌黃向堅萬里尋二親于滇中得歸余皆書其事以傳之吳固多孝子哉傳中牽連及宜興方君死難事蓋奇士也惜不詳其名字云

跋姜給諫扁額後

給諫萊陽姜如農先生流寓吳中所居乃故文文肅公之藥圃公以天啓壬戌狀元及第崇禎中入閣二月而罷歸圃之名則始于萬歷末年公未第之時至今五十有餘年矣而藥圃之先爲袁憲副繩之之居憲副中嘉靖辛丑進士強仕之年卽棄官歸以其居有池臺花竹之勝顏其楣曰城市山林與袁安節公抑之陳方伯子兼馮撫州信伯輩觴詠其中自辛丑至今蓋百有

三十餘年矣今先生之流寓於吳雖陵谷變遷而此地之池臺花竹猶夫昔也先生有慕前輩風流追仍其故額而命莊復書之夫城市山林之爲藥圃此有明將衰之際也藥圃之復爲城市山林則鼎遷而社屋久矣望文肅之世已如隆古况憲副之時乎知先生居此不能無所感矣然吾聞昔年萊陽之破殺戮甚慘先生方以建言拜杖下獄出獄之後卽避地江南兵戈雲擾幸得無恙而栖遲于數畝之園塵事不聞俗客罕至可以避世可以娛老何必桃源商山哉書額訖聊志數語于後

跋王氏祠額後

王兆吉銓部建始祖祠取商頌傅恭之義以恪古名其堂屬余書之夫人本乎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廢而祖不尊合食之禮廢而族不親後世宗法未易言綴之以食士大夫之有祖廟者或尙可行銓部君建始祖學祿公祠豈特不忘其本其亦將行合食之禮乎昨從三峯下劍門循山而

東有古墓松楸鬱然則學祿公之藏也嗟乎天壽榛莽鍾阜邱墟而士大夫之墓猶數百年無恙豈非賴有賢子孫乎爲之三嘆

跋千字文

書千字文者隨唐以來三僧最著智永懷素夢瑛也文名千字宜無重出乃女慕貞潔紈扇員潔二字再見音義不殊于是智永貞潔字作絜夢瑛員潔字作絜二字于義難通竊疑古字容有通用漢書廉潔之潔多無水旁周生蓋兩用而同一義耳指薪修祜永素草書皆然夢瑛篆作修祜語既不知所出二字義不相遠姑從草書若背邛面雒之作芒工嘖妍笑之作研璇璣璇字脫玉傍藻荷字少草頭又如清之從水與清何別飭之從反于古無稽徘徊之徘徊省作俳優黎首之黎訛爲梨栗嫡之右畔從商嗣之左方類扁大用反挑與犬何辨韓從絞系與緯不殊但取筆勢之便字形之美揆之于理殊爲舛謬藏真璽草信筆塗雅體制尤乖疑屬贗刻曾見別本小草極有體法

適不在案瑛沙門篆乖誤差少亦有未盡合者以方論草書未及也余此書
參酌諸本據理正之要亦鑒古從宜不爲師心妄作然余之于書不過興會
所至遊戲及之不能如古人之工若夫竹籠貯筆頭鐵葉裹門限我亦不耐
如此之勤且煩也惟書畢放筆捫頂上髮種種則老頭陀或者髣髴隋唐之
三僧乎乙巳夏五月普明頭陀識

跋登樓賦

余自旃蒙作噩之後往往以客爲家然東西南北誰是我家者卽不出戶庭
亦時有逆旅之嘆丙午正月十二日書此賦于丙舍之萬家基雖桑梓依然
不敢云吾土也所不同于王仲宣者無樓之可登無劉荊州之可依耳

跋鶴譜

友人王勤中畫鶴譜飛舞啄唳以至睡病備寫諸狀最後作高邱叢竹而不
見鶴曰此鶴冢也各題詩其上余覽之不獨賞其繪事之工又嘆其奇思高

致然余意尙少一煮鶴圖蓋昔人謂鶴爲仙禽每以比高人逸士今世之高
人逸士不免者多矣鶴何以得自全東坡居士嘗作放鶴招鶴之歌余始爲
鶴危旣爲鶴幸亦作二歌其一曰威鳳兮在笈文雉兮罹罟危哉鶴兮石鼎
調而桑薪烘其二曰人民非兮城郭存鶴歸來兮高飛鶩飲瑤池兮戲芝田
悲繼脛嘗乘軒丙午中秋跋

題方南公竹卷

丁未夏余避暑城南之積善庵方君南公寓積善橋相去僅數十武數數見
過南公善詼諧余因語之曰吾與子寓皆有積善名宜作積善事南公唯唯
隨出一卷索題乃其所畫墨竹也老幹槎牙水石錯落信爲勝觀觀者以爲
夏太常可也柯丹邱可也以爲蘇東坡文與可無不可也或云譽之得毋太
甚余笑曰此歸生之詼諧也亦歸生積善之一事也南公以爲然否

題石明上人卷

余嘗與顧云美論篆刻謂當世難得好手顧言虞山浮屠中發少年頗稱能事余恨未相識已而在江北季氏見文三橋印二十餘方乃從吳中購得者工妙絕論或云乃中發摹本余驚訝而未敢信也庚戌六月至膠城聞有石明上人善篆刻已而遇之于嚴舜工座上出其所製覽之爲嘆賞不置因知其又法汪尹子蓋三橋之天趣橫溢尹子之摹古精工自是兩家罕能兼之上人則兩襲其長矣明日贈我名字印二方皆工妙又明日出諸名士贈言觀之則故中發也蓋新更其字云余是歎絕技如此一時固不容有二人哉而云美之稱許真不謬也上人不事禪誦特以才藝稱亦能隸書繪事然吾謂上人篆刻已擅絕當避不廉之誚不須更旁及他藝以爲然否

跋余肅敏公家書

此青神余肅敏公與二子手書也公之功業具載國史書中歷數祛篋所失蓋已罄邸中所有矣出秉節鉞入筦中樞而橐中儉薄如此亦見公國爾忘

家之一端也蜀中自遭猷賊殘滅幾無遺類余之宗十族皆盡惟故金吾君生生以先避亂得全壬子暮春至崑山訪予出公遺筆見示敬觀而識于後爲王勤中題先君竹卷

淇澳之青青渭川之千畝此原野之竹也湘妃之廟王子猷之宅顧辟疆之園此庭除園圃之竹也畫家寫竹或繁或簡要不出此二者若夫連岡絕礪水滎石壓所托之地殊則竹之變態橫生有非尋常筆墨之可盡者壬子夏五月吳門王勤中出吾先君子此卷相示因得拜觀脩竹數百挺兼岡巒泉石之勝遠近高下縱橫歷落殆可謂盡竹之變態者歟余六世祖城武府君成化中中王文恪公榜勤中文恪之後余旣以世誼相往來尤愛其文采風流詞翰雙美先君子之墨妙藏于其家蓋得其所矣男莊敬跋

題龔德章攝祀議後

太倉龔德章以所作攝祀議屬余跋余覽而善之禮莫重于祭士大夫所宜

盡心末俗忽之者多矣德章爲同宗所推暫主家祭獨能慎重其事爲文述
先世譜系官階行事興建祠堂置祭田之所繇至于祭器祭儀皆斟酌詳備
曲當使可遵守可謂有志者矣陸象山先生嘗言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子弟
掌庫三年我適當其職所學大進此方是執事敬以是知堂室豆籩之事聖
賢之學存焉德章誠欲使祖先歆饗子弟孝敬後之代是役者守其議而勿
失其尙思象山之言而以身先之恪恭執事母曰有議存焉而故事視之也

題吳郡名賢小紀

右吳郡名賢小紀文文肅公撰昔嘗見之壬子春余寓吳門姜君學在携至
得再詳觀讀公之序知其所尙矣于潛隱之士有高行者必表章之而顯赫
如姚少師徐武功則黜而不載于人倫之際耶正之辨不亦嚴乎公自登第
卽以直言忤璫削籍及居政地僅兩月又以權相相齟而罷雖未有設施見
于天下而正直剛明之節槩天下皆信之矣嘗於故篋中得公答先君書雖

數行猶寶藏之蓋如公者尤名賢之卓卓者云

跋自書蘭亭序

庚子十月友人欲余書蘭亭爲臨數過此第三本也唐文皇自遣蕭翼賺得
此書命供奉官褚遂良馮承素司馬貞趙模等各臨摹之以賜王公貴人褚
書後入米元章手爲寶晉齋秘翫或又以承素書精神飛動僅下右將軍真
蹟一等及觀其書則惟取姿態全不見骨力非佳本也余此書因案頭無定
武本追憶而摹擬于褚未敢雁行餘人或不多讓

又

蘭亭真蹟既厄于重泉復毀于劇盜自是刻本流傳諸家聚訟定武稱善今
亦不可得矣顧生平獨善臨摹此帖以真蹟既不在人間摹刻善本又無力
購之將遂已乎于是取尋常石刻就其形模想其神理自謂頗知大意往往
縱筆疾書至于領之加山弦之從系則從後世字體晤與倦不當從心快不

當作快皆據理改正其悞不依舊本余邇年所臨大抵如此蓋優孟衣冠虎賁典型良有所不屑也觀我書庶幾如九方臯之相馬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乎若求諸形模則失之矣

題鄧生册子

金陵鄧生元哲善雕刻文字嘗爲余刻唱和集甚精好蓋技藝之人也以册子索余書今有文人學士而爲人齷齪鄙詐有同駟僮吾則揮之技藝之人而清雅淳朴有士人之風吾則進之若鄧生者爲人淳謹與諸名士及方外遊又粗能詩蓋所謂有士人之風而超于其倫輩者也以退之子厚之自矜其文而爲坊者梓人作傳余覽諸名士方外有道者贈生之言稱述備矣遂題數言于後而歸之

跋董氏字

余嘗謂董宗伯晚年大行書當爲三百年之冠其得意處欲凌米南宮而上

之何論祝京兆乎此卷三賦當是中年之筆其風韻神采有仙人嘯樹之致良足珍也

跋金孝章墨梅

濂溪評花以菊爲隱逸蓮爲君子而不及梅余爲續一語曰梅花之天仙者也孝章逸韻高致身有仙骨故其書墨梅柯幹丰姿意外超妙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展玩此册恍如挹浮邱之袖拍洪崖之肩矣

題墨竹爲吳鹿友相公

雨中蒼翠月下擅欒貞筠勁節頗耐歲寒或以爲淇澳之猗猗或曰爲湘水之斑斑余曰非也蓋在渭川之上太公得之曰作釣竿

題墨竹

畫竹不作坡非吾土也荆棘在旁終非其伍也亭亭高節落落貞柯嚴霜烈風將奈我何

題墨竹贈湖東釣隱張月鹿

湖東釣隱張君倦遊吳中將歸浙東友人多送之以詩余作墨竹數枝以代贈言君歸而爲竹中高士可也籊籊竹竿以垂釣可也如猶將薄遊也筏于水而杖于陸必于是乎有取

題荷鋤圖

角巾芒屨而手執鋤類陶元亮帶月而歸之像或曰安知非死便埋我之劉叅軍乎余謂二子皆酒仙也畫作微醺之顏隨意認一人皆可

題王丹麓聽松圖

余數遊西湖最愛西南數里長松凌雲蔽日每低徊不能去二十年來盡伐爲薪矣靈隱具禪師嘗語余有武人到寺齋僧旣出指寺前松林謂其下曰若輩何不曉事此間如許柴草不來砍具公力阻乃得免王子丹麓湖上人也繪聽松圖而勒之石夫數里之凌雲蔽日者已不可復得矣坐古樹下風

至濤生耳根清肅庶幾飛來峰冷泉亭之間乎然余不到者七年不知松林得至今無恙否也西溟姜子極稱丹麓清才逸致氣韻與松柏相宜倫或追蹤華陽隱居植松庭院則颺颺萬尋無俟側耳于山巔水涯矣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爲宋太子太師祁國公杜衍禮部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駕部郎中馮平繪圖者爲翰林錢明逸圖向藏崑山朱氏蓋兵部之後裔庚戌暮春余中表顧君天忱携此卷相示屬之題詠蓋朱氏質于他姓顧從而得之者也因得瞻五老之遺像并遍覽宋元以來諸公題跋知此圖先屬畢氏後朱氏入地以易之昔鄭以泰山之祊與魯易許田君子交譏之謂其地皆受之天子傳之祖先不得而私相易也若此圖則五老之後人皆得而寶藏之畢氏不私爲己有以與朱而別圖一本以藏君子無譏焉而朱氏重先世之遺澤而易之以歸此仁人孝子之心也圖自屬朱氏至今已

五百餘年中間嘗入夏太常家又入申相國家皆旋歸之朱氏相國跋云朱氏以茲圖質余余以爲此朱氏世寶奈何褻越委之他氏遂以歸朱似未嘗責其償者相國良好義哉今忽又屬顧氏余謂此卷在他姓不過古翫而相已在五老之後人則先世之遺澤存焉河圖大訓不是過也顧君貧士非申圖比難望以義舉倘朱氏之有力者能恢復舊物亟付手民裝潢俾先世之遺容儼然如在諸公之題識完好無失其與五百年前之遠祖以地易之者仁孝之心先後如一矣申相國以卷歸朱時據跋署萬歷庚戌越今六十年又值庚戌矣干支相配數窮六十數百年古物其亦將復其始乎余既次歐陽文忠公韻題一詩又爲之書其後顧君雅好事欲收藏古翫而余題辭如此殆非其意也

題沈石田大椿圖

石田翁大椿圖乃爲陸進士畫壽其尊人温州守古松先生者也其六世孫

霜巖出以示余屬之題禮于先人之物手澤口澤存焉則不忍用之夫用之則不忍未始不愛重之也歐陽公叙金石錄言物有聚必有散君子取其達然子孫于先人之物則必以能守爲賢霜巖以虞山陸氏發祥于温州公故世雖遠而尤尊敬之先是有古琴亦溫州之遺物既失之霜巖以重價購得之于花門之肆今此區區圖畫亦珍之如寶玉大弓知其平日松楸楹桷之間必能盡心也余族弟允謀爲霜巖子壻嘗言外舅居家尊祖敬宗以是觀之尤信若石田之畫之工人皆知之而大椿之說出齊諧志怪之書可置不論也

跋徐昭法臨曹娥碑

徐昭法孝廉高風苦節余甚重之每至山中杯酒流連時出其詩古文繪事相示又愛其風雅乃不知其復工于小楷也此册臨王逸少曹娥碑姿致絕佳更讀其自跋論書法尤精顧余竊有慮焉逸少晉之名臣如規切二謝皆

刊行
匡時之正論非當時名流可及惜其反以藝掩也今徐子詩文書畫遂有兼
長得毋以多藝掩其人乎雖然徐子之風節不可掩也王君咸中出此冊索
題遂書其後時已酉中秋

重刻先太僕府君論策跋

太僕府君之文章久爲世所宗師制舉業則艾千子先生推爲三百年來第
一古文則錢牧齋先生推爲三百年來第一後人更無容贊一辭矣至于應
試論策特其緒餘昔年刻文集時置之不錄既而以其便于後學乃別刻單
行然鏤板粗惡歲久復多損壞茲以時尙論策同邑朱陸諸君子謀重梓之
問序于府君之曾孫莊莊則何敢抑論策雖曰應舉之業然亦存乎其人以
舉業之手作論策則舉業矣以古文手作論策論策亦古文也董廣川孫丞
相元學士白太傅劉諫議諸賢良策豈非應制舉者乎蘇文忠公集其所自
定乃以應舉策居首豈得薄視論策乎近日牧齋先生重選定府君文集四

十卷論策皆收入各一卷誠以府君之論策不同于世人之爲也諸君子之
重刻以便後學甚盛心也而府君之文章亦稍流通于世嗟夫安得此四十
卷者一旦盡付之梓以公之天下乎近世刻文集者汗牛充棟或未必可以
傳後以府君之文章而力不能使之流傳是莊之罪也夫焉逢執徐之歲季
春之月甲子曾孫莊百拜謹題

題子靜冊頁後

子靜道兄精于楷法學柳誠懸元秘塔得其神理余十年前舍館其家贈詩
所云書法良無敵者也乙巳夏五月至礪城見子靜楷書千字文精整可愛
意欲攬之而未果會子靜亦欲余草書余要以相易因以一本見惠余乃以
兩日書成此冊平日作字得酒乃佳時適暫戒酒筆興殊不工昔人以瓊琚
報木瓜余願以砮砮答良璧惶愧多矣是月望日鑿鑿鉅山人歸莊書

跋先君贈沈翁詩

此昔年先君贈禹川沈翁之作蓋報其贈杖也翁言詩亂時失去猶能記憶茲屬孤子祚明重錄于扇頭回思先君負杖逍遙之年已閱二紀所勒銘之杖亦久失之惟詩卷長留天地間耳書罷不勝感愴時甲辰夏五月

書千佛偈跋

余素墨守儒家之學不知佛理然亦不關佛一時善知識多相善奉先母之命亦誦普門品其他經藏全未經目偶作佛家文字亦本歐曾家法不效柳蘇也乙巳中秋遊踪偶憩武塘寓雲慈寺靈隱具和尚適至彼此各以詩句酬酢其上堂法語曾未之知也其明日集靈丁子索書七佛偈至余寓欲親觀揮毫余時已飲酒茹葷亟爲盥手滌口而書之篤信儒教之人亦復致虔恪于空山如此殊自笑也

跋黃蘊生書卷

崇禎末海內文社絕盛士多馳騫名場各立門戶文章節義之色嘗見于面

徐而察之往往名過其實嘉定黃蘊生先生雅負時譽而沈深冲靜穆然有道之容與一時名流絕不類余于知交中特愛敬之故年僅在肩隨之例而心實奉之爲師表其試南宮也余作序送之以時方多難期之以經世之業先生答書亦有恥爲文人之語乙酉之秋先生竟以節義死于自許之言合矣然以先生之才俾僅以節見豈余相期之意哉乙未歲舍館嘉定過南門之僧院見先生殉難之遺跡其夜夢中哭先生覺而有詩云故人宿草滿幽宮何事魂交淚眼紅忠義同心情特切死生異路氣常通愁瞻碧血荒菴裏惜取遺文敝篋中太息典型無復在孔融何處想高風今又十年矣黃公之墟望之邈若山陽之笛入耳增悲陸君永公仰止前賢收藏遺跡屬余跋其後有感而記之至于書法先生雖云臨東坡然其骨力實得魯公之遺非拘拘問藍于徐季海者也

跋王氏注哀江南賦

崑山王洵宛仲與弟潛季寫合注庾開府哀江南賦成宛仲以相示且屬補其未備余覽之考証詳核徵引該洽余之寡聞何能有所增加惟于梁事略爲考證其有與史傳不合特表而出之如中宗之夷凶靖難一段此序元帝討滅侯景事也然元帝廟號世祖中宗則岳陽王察廟號是時信羈宦西魏江表之事傳聞容有未確故悞以岳陽廟號爲元帝耳鎮北之負譽矜前一段注指邵陵王綸以螫熊傷馬乃其實事然梁書綸傳不載此事王氏或據他書又綸自大同以後嘗爲平西將軍又改安前又改鎮東太清中進位中衛將軍獨未有鎮北之號意者信作賦時追憶不真故致誤耶恐梁書未必疏謬至此江陵之陷元帝爲西魏人所擒尋見殺實岳陽王遣尙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并殺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大成等按惟元帝爲岳陽之叔父元良以下于岳陽爲兄弟今云伯兮叔兮同見戮于猶子亦所未曉凡此皆與史不合者旣爲補註二十餘條復識所疑以俟博聞君子云

題黃頊傳詠物詩

詩莫難于詠物落花自沈文徐唐諸公唱和之後難于嗣響矣黃子頊傳百律窮奇盡變幾欲後來居上百聲百幻等題物皆在耳目之前如畫狗馬不可藏拙近代名家亦有作而未有如黃子之富足者也形聲之間皆盡體物之妙蓋作者之性情見焉豈獨驚其錦心繡腸而已哉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二

海禺裔孫曾福訂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三

順德鄧 實校錄

上錢牧齋先生書

新正得吾師序文感激涕零持以示人靡不感動奔走一月合四方賻布得
百金襄事之費計已得十之七八遂卜以三月七日葬于新阡三世枯骸得
免爲狐狸所殘皆先生一言之力毋論祚明之銘心鏤骨卽地下幽魂亦當
效結艸之報也又念先君子平日風流文彩曠望一世而終身淪落志不得
展所賴以垂名後代者惟墓石之文曾子固嘗言表章先世必待有道德能
文章者而後足以傳故以先大夫之墓銘屬之歐陽公吾師非今世之歐陽
公平况先君子與吾師雅有金蘭之契非若永叔之與曾致堯僅推門牆之
誼者也然則苟不知以文章光寵其親則已猶知以文章光寵其親不向吾
師而誰告哉卽擬過虞山叩頭以請而在郡見萬允康父母知台旌入浙未
還茲先奉尺一道達下情候駕旋當特造謁以自撰先君行狀長詭面呈也

倘蒙俯憐貧賤之人無以爲禮所以自致于親者惟在于此而慨然許之祚明死且不朽縱縱不敢他及

上吳鹿友閣老書

祚明頓首相公老先生大人執事相公者德雅望天下仰爲斗山奉爲楷模者三數十年在先朝未盡其用遽臥東山已而中原淪陷國統三絕此置之不忍言不敢言矣若夫平陵之哭翟義隴上之悲陳安十年以來不知凡幾至近者風波間作幾於白馬河陰士大夫之禍極矣而執事超然獲免歸然獨存此天留碩果以開將來無疆之休可勝慶幸祚明海濱賤士去執事之居且數百里瞻溯雖切而無緣一通姓名去年李暎翁先生來寓吳中辱以文章氣誼爲忘年忘分之交語次問及執事李先生且道執事愛才下士因欲携拙作詩古文上塵台覽祚明謂李先生雖欲爲之延譽終恐陷上交之諂無因之疑猶逡巡未敢明言獻左右也猥蒙執事報以詩篇李先生又致

執事謬獎之言下交之意夫以先朝元老又文章邁古才猷震世顧不自矜重而枉篇章於數百里外之草莽書生所謂愛才下士誠然哉但祚明所以中心懷愧而并疑執事之過聽者則以所愛者乃不才之人所下者亦非士而鹿苑頭陀笠澤釣客也既辱破格垂盼豈敢避未同之嫌而不一吐其中懷乎執事登第之歲祚明以生於今四十三年矣自先曾祖太僕府君以來世傳一經祚明材質庸下又少爲制舉業所奪年二十餘始學爲詩古文於古今載籍雖復矻矻窮年然大抵溺於文章耳年過壯而遭兩都之變兼之家禍慘烈兩先兄皆死羈宦本邑城破盡室死亡先子見背四世宗祀惟存煢煢一身又以城守時爲首難之人逃竄久之乃免迨驚魂稍定欲求所以全身濟世之策而一無所恃始悔向者之溺於文章乃大誤也目是稍欲講求理學經濟而苦無師友之助兼以神困於米鹽精銷於疾病所以年齒日增卒無所就言之汗顏至於投筆杖劍之志無日無之顧以身淪殊域振拔

爲難胸無龍虎之韜心戒豺狼之噬惟有晦迹祇樹漂泊江湖近又迫於飢寒以教授自給壯懷豪氣銷磨殆盡而俛首一經昔人所謂糊孫王也不亦鄙乎鄧高密不遭時則爲郡文學兩侯朱祐雲臺功臣亦嘗爲都講天運平陂人生行藏皆未可卜但自愧非其人耳平生所爲詩古文所謂一無可恃者茲略獻數篇執事幸賜覽可以知其志所存祚明再拜

荅梁公狄

閉戶南村顧影獨坐遠辱尊俎持手翰至開函欣喜亞于握手道故也尊體謂久當平復何尙有不快耶不訾之軀好自將護弟向來猖狂自恣大言欺人中實無有近始追悔昨非略思究竟實學知道兄學道日久前札特請教益來書過獎非所敢當武侯陽明學術事業超絕古今豈鄙薄所敢希望顧人有恒言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相期之雅意當始終不相負今惟用先儒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規荒惰既久亦未便見長益也來教又謂舉世皆馳騖

于智名勇功場中盡是無頭學問此固道兄所見高明抑亦是恕辭以弟觀之世人直是馳騖于黃金紫綬飲食男女之中惡觀所謂智名勇功者若果能以智名勇功爲事即不問本領若何要有用之才今日求此等人正復不可多得但在我輩自處自須高一等耳萬年少行狀既多瞻顧復有遺軼殊未盡其平生全賴墓誌表章曾子固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今日舍道兄而誰願勿謙讓涼秋颯爽體氣自勝望早命筆以慰亡友于九京敝門人偕青烏家往彭城相地未還卜葬雖未有期啟殯則定于八月初旬弟恐未能執紼造墓送之入舟卽南行矣相見不遠餘不一一

與史子虛先生

憶十餘年前得侍左右辱賜提命扇頭相勗之語至今奉爲指南車也自天醉民淫邁茲大變衰薄之門幾于不祀莊以孤身奔竄屢瀕于死狼狽流離年齒漸暮立功無路學道未成可爲悲嘆甲午之秋嘗一渡錢塘爲同遊牽

率不能迂二日之程順風立雪深自愧咎茲在秀州于友朋間聞知尊候萬福良以欣慰莊向來墨守建陽不敢踰閑實賴其力三四年來讀姚江書稍破拘攣之見然日獨學無友殊少觸發又苦饑寒疾病雖不以饑寒累其心而不能不勞其形雖不以疾病喪其氣而不能不銷其精疲役終年支離憔悴坐此學殖益落惜不能一葦遡遊以就先生陶鑄鱗羽之便望有日教之姚江書院四大字及聖一聯書法頗拙竊喜得附姓名近作數首錄呈覽之可以知意况學業之大概矣

與兄子玠

姪昔年倉卒就婚吾在遠不知一無所展昨受汝夫婦拜心甚愧之但以家庭之禮不得不然耳前攜祖先像入鄉時先兄像方在裝裱索未即得今送到宜設香案夫婦同拜可遂留之忌日及歲時宜懸之以祭嫂氏雖無遺像吾有烈婦傳一篇供于案上即如在矣我家因神厨內無地可容故僅供一

牌位未即作主耳我平日爲兄嫂作詩文汝向時雖曾見然小年恐未盡通曉今特錄一冊往覽之可知父母事始末也我嘗作汝父墓誌銘中間雖爲回護然不盡沒其實以示顧寧人以爲既愛其兄與其回護何如廢之因遂焚稿僅于改殯一詩約略見其事耳凡人子之痛莫甚于少失怙恃况我兄嫂皆不令終知汝痛尤深生既不逮事若歲時祭享必宜盡其誠敬忌祭尤當哀惻此自是人子之至情不待我言但見汝平日到祖宗祠堂不甚嚴敬見先世手跡不知愛重故欲汝深思之耳傳曰先祖者類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尊祖敬宗報本反始此爲人第一件事每見世俗于此多簡忽慎勿效之

謹記

忽字下原有此最可笑四字家乘藏文集中亦有之茲耘先生以爲可刪去今從之裔孫曾祜

與丘顯若書

朱家壽文承命作跋弟素不能虛譽不過道其實但措詞略少蘊藉耳何意

致一即栢廬先生遂積怨深怒至於此也前聞其逢人輒愬固已怪之亦置之

不足較昨遇于季重兄家弟整衣冠將與之揖彼乃不禮而極口肆罵弟見其勢猛氣強非復可理論者走避之猶追罵不已異哉弟十餘年來窮困流離零丁孤苦於是見侮於親戚見欺於宗族前年遂至見辱於叛奴不意繼叛奴之後者復有朱致一也昔以發表叔之卒也弟高其節特為作傳以表章之流傳四方致一不知文章之體以為稱道未盡殊不快復作書傳後一篇曉之二文今俱存集中今又因壽文跋語遂作深讐致一粗知文義欲自附於

清流一旦忽與歸玄恭為難咄咄怪事且昨日情狀竟類市僧無賴所為當年以發表叔醇謹家風一變至此可嘆待欲借歸玄恭立牆壁恐祇來正人虐斃獨之譏未足以張氣勢也計亦左矣若弟之自處則有老氏以弱勝強之道南方不報無道之法含垢忍辱何所不可通邑士林自有公論絕交不出惡聲素奉教於君子矣以表兄至親相愛聊復奉聞姑夫并乞道意

與顧寧人書

一別四載暮雲春樹何以為懷况兄以避仇寄跡朱家賓石每念同里同學同心同嚮惟兄一人二十餘年淵路贈處管鮑相恤亦惟兄一人及兄在患竭智畢力不能相援一體之人敗乃公事雖蒙見諒心實愧之兄北轅之後屢寄尺素近得已亥十一月報乃知自潘兄處聯句之外如陳太僕處一札及徐公肅赴公車時一札二詩俱浮沉相隔數千里欲達音問如此其難可嘆也讀來札及諸詠喜慰嘆羨詩文之工不必言乃其遊歷登覽一何壯哉杜子美放蕩齊趙裘馬清狂亦在少壯時兄今以踰強之年當患難之後生產盡廢室家曠遠不憂蘇季裘敝范叔衣寒而更遨遊四方馳驅邊塞覽山河而賦詩指營壘而憑弔快矣哉前人不能及也使兄不遇訟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豈能身涉萬里名滿天下哉柳子厚嘗賀王參元失火吾謂之遇讐家酷吏及偷兒乃無鬱攸之祝融也兄雖不干進

顧名不脛而走矣初知托跡濟上又聞就聘盧龍來札不言其處男子生而志四方飄蓬斷梗何所不可然而宗祧事重似續無人故劍徒存大刀空夢人孰無情能不念乎兄之仇讐行且入都故鄉之人妬極生憐前事萬不足慮况時方多事兄以孤身在北一旦有變疆域便分黨懷英之于辛棄疾韓熙載之于李穀讀史至此每爲嗟嘆雖然山樵野漁未能忘世而欲使東西南北之人歸守邱園亦自笑也弟年來強半在洞庭山中又得友人周旋亦不甚寂寞詩一册寄呈覽之可知其概楊都昌喪室人衰年殊可憫念昨歲杪弟訪之適當掘雷之時都昌一見未及他語輒言寧人已有信至無恙友誼可感也契闊之懷不能盡陳旅次草勒如命寄劉生處未知何時得達臨書惘惘

與張十翰林書

莊頓首頓首西銘夫子執事人之有賢智愚不肖天生之人成之其生而賢

且智加之以學問賢益賢智益智積而爲道德蘊而爲經術發而爲文章其人在上可以長育天下之人材在下可以爲人師其生而愚不肖甘之則已苟有志於學問以進於賢且智必且就可以教育天下爲人師之人而師法之然後學有所宗業有所就以自振拔於流俗之內故人與人等耳其不憚屈已以下之者必有所服于彼也不憚屈之甚而北面稱弟子者必有所大服于彼也心旣大服而屈已之甚將必有所求以自益苟其師則賢且智也高道德精經術工文章也爲之弟子而不改其愚不肖于三者不加進復何取哉然世之北面於人者不必誠服其賢且智而求進於三者也大率借資以爲名繫援以爲利且以夸耀于人曰某先生我師也人亦因而重之則曰某子某先生之弟子也問之以傳道授業講古窮文辭則茫乎未有得嗚呼今之稱弟子者于望歲也某家無資財負笈爲難近得良先生思領言論風旨留滯旬日然以寓遠不能數造或造而不遇遇而值有他事不遑談論尺

一奉投又不蒙賜荅是夫子卒不幸教小子小子終無與憤悱而啟矇瞶也
伏冀執事念古賢有教無類之旨鑒其負笈來學之誠不等之於希名求利
之徒而加之以陶鑄矯揉之力不惜以道德經術文章相磨切即不敢望登
賢智之域庶有以免乎至愚不肖之名則于某北面之初志不虛矣過此兩
三日當西歸臨行尙擬造門親承面命其許之乎無任戰慄之至

上史閣學書代兄爾德

中興運啟金陵與南陽之氣俱新定策功高台輔共壁壘之星并聚經邦論
道望冠朝端秉鉞抗旌威行淮甸人心風動士氣雲騰恭惟相公閣下中州
蘊秀嵩嶽降神素藉元老壯猶爰奠東南重地近者天崩地坼幾于社屋鼎
遷自有干戈虎賁之迎重建千年磐石遂兼補袞臨戎之任屹立萬里長城
五蛇既共輔一龍以登天孤鶴何妨離羣雞而獨立相公不在中書知爲北
門嚴鎖鑰節使暫移方鎮已看河朔變旌旗才兼文武無異李藥師當貞觀

之年身繫安危猶之裴中立在元和之世收新亭之淚克復爲期擊大江之
楫廓清是任既矢心於滅賊乃握髮以招賢夾袋儲材藥籠備物左斧右斤
皆爲將作效作室之用前鐵後石要自上醫收醫國之功某樗櫟凡材草茅
下士世守一經之傳敢云投筆實懷四方之志雅願請纓况國家大故之時
正臣子自效之日既擔簦而來都下尋杖劍以叩軍門鷹羽凌霄終待秋風
而搏擊馬蹄識路許踐霜雪以驅馳倘干城腹心之是期則南北東西之惟
命

與潘用微先生書

九月二十四日歸莊頓首上潘先生座下莊於七月中有與先生質疑一書
尋又有自辨一書自後先生有改師弟爲朋友之說托濟之兄致意莊以匆
匆出門未及報八月歸先生又托近夫兄申前命又致書近夫言之諄切隨
蒙賜書諭意莊以爲始與先生以朋友交不一月而北面稱弟子爲弟子未

半歲復爲朋友事近兒戲將毋不可既而反覆誦先生二書辭之力言之懇心腹腎腸豁達披露莊何敢堅執初意以違尊命夫六月以前莊篤信先生之學以爲當世大賢於是極其敬奉過於尊禮服勤左右惟力是視且外弭先生之謗內規先生之失一片苦心出於至誠而先生反疑其爲勉強周旋戒以勿昧心媿媿今莊既疑先生之學恭敬之心亦以少衰特以一拜之故難於變更則真屬勉強周旋乃一段世俗之見回護體面之心使先生責以昧心媿媿又何辭先生致近夫書有云元恭自許正直光明者也昔日相信則行師弟子之禮今日不信則改行朋友之禮倘後能復信則仍行師弟之禮或異日元恭之學能得孔孟真脉造詣能與魯孟齊肩則弟能拜元恭能師元恭弟與元恭蕩蕩乎大道爲公直心直行光明洞達之旨懷昭天地而揭日月復引舒國裳師陽明後不稱弟子之事以爲昔人已有行之者先生之意可謂真切先生之言可謂吐露無餘矣先生既教之以直心直行示之

以光明洞達而莊反爲勉強周旋之事以實昧心媿媿之語不亦愚且陋乎先生所謂他日能師元恭云云莊之衰老無成固萬萬無此事乃古人則亦有之孔謚嘗師孔瑤後謚經明行脩瑤反北面焉於是有青成藍藍謝青師無常在明經之語師更稱弟子弟子反爲師猶可况改爲朋友乎陽明先生之於舒國裳初未嘗辭師弟之禮舒不信其學而自廢之陽明猶不以爲嫌况今之欲廢師弟之禮非莊敢跳梁躍冶自外於門牆乃出先生之意其又何嫌乎然則從先生之命於義無不可顧猶有不必然之慮先是邑中人不喜先生者一時謗議沸騰以莊之力爲排解而始息今忽見莊不稱弟子則將曰潘某果非正學歸生始爲所惑今終不信則先生或更來人譏訕受人笑侮以是躊躇久之既而思先生在崑山五六年矣崑山之人亦嘗見先生之書初未有謗言祇因莊之北面邑中遂群而譁駭以爲歸生平生嶽嶽目空一世何緣一旦自屈于潘某潘某亦遂儼然受之於是因惜莊之屈而更

吹毛求疵于先生今莊既不復爲師先生邑人之視先生猶之五六年前之潘某也人心既平豈有更加訕侮之理是固不足慮也於義既無不可于事又不足慮在莊則昔篤信先生奉之爲師今有所疑改而爲友昔不爲屈今不爲僂在先生前因莊之篤信抗顏爲師後因莊之致疑退處于友前不爲亢後不爲貶刻印適見漢高之無我更不護惜更無瞻顧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彼此各自自信亦交相信縱使世人笑我識見不定舉動輕率亦一聽之而已自今以後敬從先生之命改師弟子爲朋友之交乃莊更有所請莊志氣頹惰踈放已久四月以後稍復振作今雖未見進步然時時整理舊學未至全廢弛此皆先生之功也尙欲俟賤體稍健特造行館端拜致謝以了從前師弟之案然後相向長揖重叙朋友之禮至于辨論學問正是朋友切磋之事必不因此而廢比因多冗又舊疾發動怕費心思著道錄遂久稽案頭稍需時日當竭一得之愚直抒所見以請教決不敢負先生惓惓下問之盛

心也臨書悚切莊再頓首

與吳修齡書

弟歸莊頓首修齡道兄足下承諭潘用微貽書相誚道兄亦有書荅之答書議論固快然弟以爲不必若學問之人高明之士言論不合頗與往復如潘生者小人也妄人也何足與較哉弟去年偶爲其所誑惑既而覺其誕妄遂與之絕潘生於是貽書二三萬言巧誣肆詈弟謂歸生立身本末人所共知任其誣詆亦何損於我遂置不較弟嘗謂孔氏之書言小人者數處潘生乃兼而有之以其妄自尊大則爲驕而不泰之小人以其好與人競則爲同而不和之小人以其懼人攻擊謀遜謀徙則爲長戚戚之小人以其毫無實學專務夸詡則爲的然日亡之小人以其自以爲是巧於飾非則爲過也必文之小人以其全不自反惟知責人則爲不求諸己而求諸人之小人以其力詆先儒肆言謗訕則爲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小人之情狀小人之肺腸

至潘生而極其量盡其變矣惟硜硜然之小人則潘生又與之反蓋潘生以言則妄以行則悖豈不與硜硜相反哉兄又指摘其人倫之事渠每向人講孝經又有孝經發明之作乃母喪既畢竟不思祭弟規之以禮強而復祭則置其母之位於北面又科頭短衣而上香弟從旁窺之為之掩口天下有此終日言孝發明孝經之人乎即此一事悖道失禮有邨夫田父之所不為者而猶講道論學居然自謂上繼孟子其無恥喪心如此至其出妻一事渠方自矜為孔氏家法但不知孔子子思曾日夜鞭撻其妻遍體流血逼之招承淫行否係其長子親向余說且如潘生今日之事則伯魚不合隨孔子子思不合留子上皆當隨其母去不知孔氏何故又不然潘生二子一女現與既出之母同居然潘生嘗議孔子不得明師指示至於岐路迴車迷途顧盼以故十五年十年而後進一步見其自撰所謂著道錄又譏子思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為不中禮見其答某書然則其不同於孔氏家法者或者孔氏之誤潘生豈有過舉耶至於周程張

朱象山陽明諸大儒無不痛加詆毀以為皆喪其良心又指孔廟兩廡先儒目之曰一群僧道以上二條皆見其著道錄其誕妄邪悖又如此諸大儒既歷遭其詆毀吾輩學道未成幸得其詆毀庶幾去道未遠方恐其詆毀之未甚奈何復與之較哉孟子有言此亦妄人也已矣吾願兄以妄人待之可也嗟乎人而既兼有孔子之所謂小人又復蹈孟子之所謂妄人其人亦太可憐憫矣兄素奉竺乾氏之教若具佛菩薩心於此等人方愁救度之無路又何忍與之為難乎幸兄其置之莊再拜

辭提學僉事給扁揭帖

稟為過承獎勵敬謝寵命事莊學寡才疏藏拙邱壑門衰祚薄餬口江湖聖世遺民固是雙鳥乘雁清時棄物久為怪鳥窮狼茲遇明公督學江南因好士之盛心舉旌賢之特典忽聞獎命濫及愚生竊念先曾祖太僕公文章擅名海內先從祖待詔公學行見褒前朝愚生莊十載亂離孤身患難儒冠既

溯學殖多荒愧祖武之莫繩嘆遺書之徒在乃辱紹家之褒顧無其實敢受其名益深墜緒之憂不失其身庶斷其志固知作人雅意絕非葉尹之龍但恐處士虛聲終類羊公之鶴謹稟

上城隍神書

某年月日某所某人謹再拜上書本縣城隍大神臺下惟天陰隲下民矜恤黎元降之明神使司牧之俾人無災沴歲無凶荒時和年豐民康物阜皆上帝明神之賜也故邑人以時致祀神亦獲享其報焉比年或不登百姓窮困竭力田畝甗石無儲畢生耕耘糟糠不厭幸賴社稷之福方內安寧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偶值一方之困間歲之歉民輒號呼頓踣飢饉流離猶尙如是而况亢旱之爲害如今日者乎入夏以來失時不雨民困已甚然且衣襟襖執畚鍤以從事于田野者尙冀其有秋也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殫力于灌溉而不辭者以年未至大浸而西成無恙也老幼婦子饁彼南畝以諸

慰勞者亦以甘雨可祈而多黍多稌之猶有賴也其貧不足自贍者田主貸之錢粟助之疏溝塍引桔槔知稼穡之艱而賑其不給也寬征斂禁刑殺長吏所以勤恤民隱也暴巫徙市冀幸昊天之神憐而降之霖雨澍也爾乃炎炎赫赫如燄如焚溝渠涸池泉竭金石流土山焦旱乃大甚苗之不稿者十無二三焉嗟乎食爲民天民惟望歲歲之不稔民復何堪天之不吊民將誰訴則夫神威昭赫儼臨一方而于冥冥之中永食夫馨香之報者皆其有牧民之責于天者也惟爾有神以來鎮撫茲邑則必爲之禦其蠱災釋其患苦救其飢飭使水旱無虞殷足有賴其所以福國而利民者宜無不至也豈早魃爲虐而不知補救乎知大旱之年必不順成年不順成而民必辛苦流離而忍坐視乎邑之官長及大夫士無不竭誠致齋以爲百姓請命明神即不自專其威柄亦必將爲嗷嗷之衆告無罪于皇天而卒解澤不流無少裨國邑者豈天之不愛民乎抑民間之疾苦猶不上聞也愚生竊愍之伏乞留心

民瘼垂恩元元俾霖雨早降稿禾盡起耕作之倫室家相慶彼蒼生之戴其猶生死而肉骨也上揚其休下賽其福爲之神者不亦康乎如或民生日蹙付之罔聞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將柔盛不足以供且無德于民夫又何報之有某貧無尺土無私有所冀幸誠不忍百姓之坐困也故敢切直言之倘蒙鑒其忠誠得以少蘇民困不特可以慰羣黎之望而亦以彰臺下之隆施也惟明神裁察之

崇禎壬申之夏東南大旱民不堪命有司祈請無有效余有憂焉乃以六月中旬致齋三日作祈雨疏望日黎明親往行香城隍廟遂焚之于其前至下午風雨大作田禾霑濡雖狂飈震盪推敗不少然甘霖之澤其受神之賜多矣書此以見神靈功化之速如此若余則何力之有也夏日爾禮

自記

與紅雲

別垂三十年昨得一接塵論何快如之蒙賜大著咳唾珠玉無非妙諦二賦尤爲絕唱禪門中乃有屈宋班揚其人耶乃知宗門不立文字自是鈍漢藏拙之語也僕二十餘年來雖貌爲頭陀猶難忘世今則已矣才既不展身又不死如在穿之虎既恥同流俗又不能長往如觸藩之羊視大禪師之蟬蛻域外鳳翥雲中歎仰之餘不勝其自愧也禪師何以教之拙刻多散失偶存二種奉呈笑覽平生恥爲文士今以此相質羞死羞死陋巷乃煩枉顧有失摠迎罪罪今且果東行否於時登舟舟泊何處尙須相送河干也知比壽方登六十欲作長歌以贈而匆匆未及容覓便奉寄粗扇計已揮就付之爲感

與杜于皇

昨歲家公自敝郡還攜兄台大刻甚富弟得伏而讀之往往至叫絕前有少陵後有樊川嘗以爲千古難繼觀于皇著作嘆二公風流不墜也心儀已久昨自雲間還知台兄駐節下里私快良覲有緣卽思造聆玄誨因昨晚科試

案始發弟遭擯落今便趨走街市不能耐輕薄子挪揄以故猶逡巡不敢出戶乃請教之心則至切今先以詩二紙及錄科敗卷呈斧政舊刻有病言數十首五經義數十首案頭已無存者亦不堪觀茲不復以塵覽新著未刻者多散在敝友處容索來續奉先致此志向往少頃謀面知駕當久盤桓定得數數過從也

與大鴻

立於天地之間者三十年讀書二十年做秀才十年不曾一望見場屋自顧才具薄劣方之當世名賢傑士如某某輩固當退避三舍然視碌碌者流猶當什伯之謂天有眼何故於我乃摧折困頓之至於此極也且生平小試文此番躊躇滿志歷觀諸同人卷益復自喜以爲若遇識者決不在第二此非弟之自誇有識者皆以爲然今如此文章復何足恃哉以貧士而又寡援文章既不足恃顧冀望桑榆之收于遺才一路豈有幸哉嘗以爲否極則泰屈

極則伸此天道人事之必然者獨至弟而其言不驗以弟所處不堪亦已極矣而又使之絕進取之望不亦太甚乎生平胸懷極曠志氣極銳意興極豪遭遇至此遂覺三者無一焉然今心已呆氣已盡却不復知有所謂愁悶也終日伏枕如醉夢中耳幸足下得高列下流之人惟望餘明照及以爲光榮但恐憂能傷人公等京兆戰捷時蘆中士或作泉下人未可知耳集勳亦同此厄可爲嘆息

與集勳

已往亦不必言矣但從今當作何等學問欲將時文拋去專力于千秋之業時勢處此窮極功名終未肯灰心尙有一路可走豈能安坐如乃埋頭舉子業到得六七月間空復跋涉一番終不濟事又枉費却十旬工矣然計及此亦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勉強求生活路正恐大耋之嗟死期將至耳足下能以自處之長策爲弟少寬解之否

余弱冠時讀程朱之書始知孔孟之旨遂奉以爲立身之規矩信之甚篤守之甚嚴二氏之書屏而不觀二氏之人拒而不與之交數年以來間覽其書交其人於道流相識者四五輩皆尙有爲之法惟呂貞九淡泊無爲猶不免用符籙貞九之師李天木先生久聞其名而未識面癸卯冬十一月偶至甫里則先生在焉因訪之叩以元理先生之言簡易平實大抵謂道不離日用飲食不必絕俗離世長往深山也余因以四五人之法質之先生不以爲善曰當末劫之世宜以靜鎮之一切有爲之法皆所不尙余平生觀禪門書止取一心不亂四字觀元門書止取凝神入氣穴五字遂以質之先生首肯以爲元門舍此五字誠無別訣也余大喜慰長揖謝之而別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其敢不勉

與某叔祖

茲啟先太僕文集乃當年先祖與伯祖叔祖出公費命坊間刻者非一房子

孫所得而私也向爲文若先叔欲印因留其處豈意後來竟將刻板質於戈氏書坊得銀十六兩仲和叔祖經手人皆知之以致祖先文集不得流通者三十年邇年聞戈氏將板推于周載璜之子作會銀周復推還扶風則已失去板十餘塊去年從坊間買一部遂失三十餘頁煩人抄寫三日方得成一部今四方之士及宦于吳中者無不欲得太僕集無以應之既有缺頁遂難印行是祖宗文集因扶風一人而不得流通也若質板在文若先叔在時在扶風今日尙宜補刻印行以幹父之遺况扶風自言事在先叔去世之後則質板坊間鬻祖宗以爲利乃是扶風所爲今反早補完刻板猶可贖前愆昨與面言扶風更支辭飾說謂初未嘗得銀乃爲中間人及坊間所給夫以先嬸之善於心計未嘗得銀板留其家而致有遺失是誰之過歟譬之爲人收藏一物後有損失典守者自當賠補無可推辭也乞叔祖以大義責之正言論之速補刻湊完以便印行今幸所失不過十餘塊板費亦不多若使再

失數十百塊亦不容不補刻也即日有虞山之行便當入郡買紙爲印書計幸語扶風勿視爲緩局使將來噴有煩言也

與朱宗遠

夏間駕覽至尋有都中之役匆匆言別未及接杯酒之歡并不得展河梁之誼深以爲愧弟蘆中窮士加以病困經年百憂紛集愁鬱之况殆昔人所未有因遂甘處泥塗無復凌霄之志所望至戚而知己者惟我宗遠謂當翱翔雲際爲生色而乃夷然不屑更就茂才異等之科竊謂吾兄經濟宏才此正其穎脫之時如祖宗朝楊文貞輩勳名蓋世何嘗藉制科耶是所望於宗遠者也弟生平頗留心時務所以戰藝屢北亦思別有所就將來如此例不停罷亦不復向八股中求生活矣病中無事頗於風雅有情而愁緒未能盡寫輒復寄之絃桐澆以醇酒自謂不減王謝風流但俗人無知我者耳拙刻一册奉博一粲家姊東行時弟適有公事入縣署歸而作書則已發舟矣

卽日以文初子常兩家襄事復奔走虞山茂苑間留此數行待尊使送家姊來時附往晤期尙未可卜草勒不備臨書神往

與葛瑞五

別時梧桐始華忽又見芙蓉零落矣兩鄉明月八表停雲每一相思神魂飛越比相道履無恙詩選將竣未端居多暇推激風雅月旦時賢誠文人樂事羨之羨之弟至淮未幾萬年少即長逝千里羈客失賢主人可勝悵惘幸此地風俗甚尊其師而弟之爲師又能自尊坐擁臯比儼然如馬鄭大儒一時遂六經師之名殊不似在鄉曲之中爲庸父豎子所笑侮譏訕也明年仍當栖遲于此弟固樂于遠遊而境內無歸生則文社騷壇易爲雄霸亦未始非公等之利也一笑知江南亢旱陶元亮秫田可不至荒蕪有妨麩藥事否歲暮歸來定強半醉臥高齋不容不問及也新詩頗不少偶刻一帙寄呈覽教得賜和爲幸有便鴻毋靳德音

荅翁季霖書

牡丹花前作別時有六月花蕩之約因弟有江干之行留滯多時遂不及踐接手教知聞訛傳而歎詫極荷垂情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災異尤多地震水溢太白晝見地生白毛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否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屬盛觀而并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棹一小舟于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花未實知己爛然惜今歲無緣惟當夢游耳承遠招不能赴率此謝復

與侯研德

在郡連擾多謝廣平弔事弟貧不能與分不敢求登軸又羈絆館職不遑修

束芻之誼茲以香帛寄表微忱幸爲弟多致不安向所懇先太僕未刻集定已檢出萬乞借一較對因近日虞山一同宗將謀付梓以抄本多訛字弟處本復多闕故專待此本一較耳較畢弟不卽還九初仍當覓便送架上兄雖多冗萬乞奪忙爲尋出或令兄或靜兄便舟皆可附耳

又

文一首特送覽求削政筆硯久荒殊覺固陋也中間用劉殷事乞爲我一入六一居士作文欲用事而無恰好輒空之送與劉貢父填補以兄爲劉公可乎弟明日擬歸而渭師兄相約當復留一日明晨卽就彼處小試旗鼓何如阿堵玩器俱無不可也

又

昨小札奉訂尋花未見想度兄必無暇弟遂東行同令兄往金公調處看花尊价過訊以此相左也公調庭中芍藥已開三分渠甫自婁東還云王氏園

花亦已開三四分明日似不可遲兄前與翼兄欲同往未審果能發此興否極遲則廿六日決不可不往婁矣比日相叙頗數若能同往婁則舟中尚可快聚今晚雅情則有心醉耳蓋已別諾一友約也舍姪久在貴縣頃呼之入城率以奉候當即刻面耳所求頭陀像贊或時得清暇之間即爲之感感翼兄得兄更與一訂東行果否須示知

又

早間一字來隨奉報然頗怪兄何其早也及同舍姪相候知尙未起令郎云尊札乃隔晚所書不敢驚寢囑大年致意比出西門看芍藥竟有五六分不止昨金氏之花矣婁東之行斷不可復遲兄與翼兄未知曾訂定否倘猶豫遷延弟不能待當先發舟矣特此再訊幸卽示行止以無悞尋花之期

與侯大年

河干分手二旬耳如三秋矣僕看桂之興雖小阻於練祁而再發於崑岡之

諸君尋芳復得三四詩意欲兄與孫郎俱見和更彙成一帙此間有秋孫孚若九來更唱迭和興復不淺秋孫近作驟進兄可語孫郎各縣陣整旅以待之三君遂鼎峙於海濱咄哉盛事也拙書以懶於寫僮書三紙分送互觀又前舟中和尊韻詩草草不成句已稍改並錄一通請政前紙可付之火落花二册一致令岳一致愷似令岳仍乞致謝看桂詩幸速和來秋兄來崑卽乞見寄毋更煩羽檄也可并語孫郎

又

梅花時得同遊甚快但恨心痛病發不能坐待致累妙手減興亦遂擱筆不審別後還能補成一二否僕歸僅停屐三數日尋被襖九峰看花洞庭湖山花酒朋友之樂所患不覺頓除遂復吟咏成帙惜不得大年及愷似同之詩無副本故不卽寄然以荒於遊尊公集序尙未屬筆蓋詩則花前酒半山巖水涯可觸興而成篇若文章此柳柳州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皆所不可

必湏積日澄懷靜適然後爲之毋論序尊公集是大文字不可草率卽舜工所託齋記此番亦未及也當俟後次報命僉使旣誠實又妥帖兼能解人意真可謂使乎使乎不知主人何以久置之閒散也未審遂可久假不歸否此番告歸省視僕亦附一二札囑其事畢卽來日下又欲出門耳

又

粗扇幸卽書尊詠并傳致愷似書之以翰老入鄉不能待可不必拘次序或空一葉亦可必祈今晚或明晨付之拙稿三種俱在案乞悉檢付小序南翔歸後書之可耳

又

見委作春帆草序大句已卓然名家僕之不文豈能贊一辭而又不致違命草草塞白爲我藏拙可也尋菊詩必已和得幸卽示教民譽兄畫乃如此之妙幸爲多致謝俟南翔還亦當以拙筆報之耳愷似詩乞并爲我催之有素

扇俟陸王二兄書過卽當送上并求書也

又

萬家基前不繫之舟已被西風吹到礪城矣但多病懶於應酬欲少休息而後出戶尙未及相造意欲寓西隱而主僧有難色此刻兄若暇幸遇石臣家弟處一晤同到寺中間之仗本地護法之力或能得之也

又

在礪城時得日夕周旋甚快歸後受隣狗之侮今卽避獯鬻而遷岐山矣尊价余魁素有□□婆之號今聞將作□□公信乎然以其得用明年尙欲雇之過燈節幸卽遣來當不至有新婚別之歎也文集序增損一二句錄於別紙湏從之餘不一

又

讀諸新詠情興才調四者兼至駸駸欲壓我矣可畏哉燈下勉和得一首又

當入藏稿不敢輒奉覽也未章梅源之約宜早踐之僕已具醇醪一罈矣令岳處本不當相促因適有急用乞致意得刻下先付一二爲感

又

不佞此番來本爲訪小星端的今既成畫餅僅以看梅解嘲而梅花又殘矣留此別無他事索令岳處一項卽行而勢又不能取必於旦晚在石臣舍弟處既多不便欲別尋寓而蠶口又以事先歸使令乏人真是進退維谷頃承諭尊使可暫雇望卽刻圖之卽命其人到小寓面決爲妙

又

新歲有兩札一附闕若老一附葉岳老俱已入覽耶新篇多否茲葉九老遊於貴邑知唱和之樂定不減客冬也向有拙筆一卷託令岳轉售日下待此以爲看梅之資雖復極微需之甚急今者九來兄之舟知當停半日而歸崑舟中又有令親在焉信之的當而疾速者莫過於此幸致意令岳得卽緘付

九老令親帶來以濟急用感極瑣事不當屢瀆實有不得已耳諒之甲辰唱和集三冊俱爲令伯傳至上洋乞爲寄語急索歸爲妙彼中有和者并入冊中尤佳諸不一一

又

殘歲尊使還有數行想入覽新年定闔宅納福僕日下薄遊近地仍欲尊使一相隨舊歲因囊空傭直之外犒勞殊薄將毋不滿其意否望足下仍促之速至爲荷若今年不能長雇卽暫時可也特此

又

別後出門月餘臥病者半近始返舍於僧寮度夏陳賡老董文老諸兄有文統之選急欲得尊公遺集入選託致意可預錄一二十篇覓便寄來轉寄之余魁當於數日間暫歸膠也令岳幸爲致意雲上人之便附此

又

別後相懷得一詩奉政僕以先忌在卽旦晚返棹令伯處唱和集三冊知己在龔得老處兄可預取之留架上蓋初三日晨舟過城中一晤兄即行恐不及復晤龔耳幸爲致意此番賣文賣字殊覺寂寞令岳處未審得卽付以濟急否須兄預致意必得應之感感

又

賤體自歲暮感風寒至今猶未能出戶日來爲先太僕墓前河岸傾圮督人修築相去不過里許不能步早暮來往皆用肩輿憊可知也承垂問深感厚情渭老所託綾已買得但自十月中旬入郡隨到虞山錫山毘陵至逼除始歸尙未及書皆留郡寓所新年又以抱病未入郡當於一月內覓的當信奉寄惺公所託扁額留家中者先完訖附往除夕元旦詩數幅請政之外分致諸公諸公均乞道意

與侯彥舟

新秋言別時太邱元李方有秣陵之役謂當連鑣接軌騰驤雲路爲吾黨生色不意千里霜蹄猶復俛首櫪下弟病廢之人泥塗自甘顧不能不爲君輩擊唾壺耳年來窮愁病困人生難堪之事無所不歷而風致殊不減於昔嘗愛王孝伯之言楚騷爾雅案濁醪不去手有時感憤輒悲泗流連旣而知無可奈何則託之風雅寄之絲桐宣其鬱滯每有會心亦復怡然自得自謂江左風流庶幾不墜彥舟其許我乎病言一冊奉爲寂寞中一噴飯一年間情況盡見於此覽之當亦憐我否仁兄酒腸詩興比復何如江右歸途諸詠曾壽之梨棗否耶錦囊中新句倘復任便風吹墮我前不啻琬琰之錫也大鴻向以弟之故顏其齋曰來立明歲果欲進之函丈得與渠兄弟日夕周旋連牀把臂大是奇緣彥舟得毋相妬乎笑笑繁霜白露時深一葦之思每迫賤事不果惟有懷中輪轉耳冬春之交文從有便過鹿城否太公及令弟俱乞道意各致拙稿一冊臨風依依不盡衷懷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三

海隅裔孫曾禕訂

